

573



小說世界叢刊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說世界叢刊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

歐亨利著  
絲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26282

#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目次

歐亨利小傳	一
野性	一
義賊	二七
捨己耘人	五一
帝之泡影	六七

## 歐亨利小傳

歐亨利 (O. Henry) 本名威廉息特納潘德 (William Sydney Porter) 歐亨利 是他的筆名。他於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在美國北棄羅 (North Carolina) 省，蓋福郡 (Guilford County) 格林斯波羅 (Greensboro) 鎮裏；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五日，死在紐約 城裏。他的生平，當他活着的時候，是不大有人知道的！大家只知道歐亨利是美國近代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作家，此外甚至還有人疑惑他究竟是個男人或女人呢。

歐亨利幼年的時候，非常喜歡作戶外遊戲，時常合了許多小朋友，在山林田野之間終日的奔波着，差不多就是他壯年時代漫遊四方的縮影。他一會捉鳥，一會捕魚，一會登山，一會涉水，凡是鄉下孩子所做過的事情他什麼都做過，他真是大自然的驕子！

他的家境很困苦，因此他未能受着高等完美的學校教育。他所有的學問都是後來從書

本的誦習和人生的經驗上得來的。那時他幼年的教員，也是他惟一的教員，便是他的姑母伊芙靈娜，馬利亞潘德 (Miss Evelina Maria Porter) 通常大家都只稱伊爲靈娜女士。靈娜女士給予他的影響是很深的，因爲他三歲的時候，就死了母親，一死便都由靈娜女士照顧。那時靈娜女士開着一個學校，他就在那學校裏讀書，一直到十五歲才離開。

他十五歲離開學校之後，就到的叔父克拉克潘德 (Clark Porter) 的藥房中去作夥計。他在那裏，很得社會上各等人民的稱許，因爲他是非常會使人得意的。他此時一面作生意，一面還是嗜好繪畫和文學。

又是他如此的忙了作生意，又如此的勤於研習學問，他的健康就有些發生問題了，何況他的母親和祖母，都是吐血死的，他多少總帶着些遺傳性呢。因在他對藥房生意，也漸漸的厭倦起來了，因爲他所志本不在此。爲了這些原故他似乎還是遷地爲良。

那時歐亨利的同鄉霍爾醫生 (Dr. James K. Hall) 有三個兒子都在塔克撒斯省

(Texas) 尋求富貴，一八八二年三月中，霍爾醫生夫婦要到塔克撒斯去看他們的兒子，霍爾醫生就對歐亨利說，還是和他們一同到南方去，在那裏一方面固然容易有發展的機會，一方面也是換了一下環境，身體可以好些。歐亨利聽聽很高興，從此便開始了他的飄泊生活。

歐亨利在拉賽里郡 (La Salle County) 的牧場上住了兩年，霍爾醫生的兒媳們，都很歡喜他。他在那裏也是用功的讀書，因為主人也本來是喜歡讀書而富有藏書的。他還在那裏學習法文和德文和西班牙文。因為那裏西班牙語和墨西哥語到處混着通用的，所以他對西班牙文尤其熟悉。他只用三個月工夫，便是說那種混合語的最好者了。他對於牧牛、打鳥、調馬、餵羊等事，却不大專心；如在霍爾一家並不當他是個僱工，只當他是個家庭中的一份子，所以都隨着他的自由。

一八八四年三月，歐亨利離開了鄉間的牧場，到了塔克撒斯省城奧斯丁 (Austin) 此後他便常在奧斯丁，直到一八九五年十月纔到好斯登 (Houston) 去作訪員。他因藥房的瑣

細困倦，所以要到舒適的牧場上去；但又因牧場的荒涼寂寞，使他不能不重新遷到這城市的喧闐中來。霍爾醫生的次子，便介紹他住到一個關斯士的朋友地方去。他在奧斯丁城中也得了多人的好感，和他從前在別處一樣。

他在奧斯丁城中，先是閒居，後來就作一個書店裏的賬房。他這樣每月一百圓薪水的作了兩年。再後來，霍爾醫士的次子作了塔克撒斯的地產委員，歐亨利就在他的手下辦了四年的事情，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

歐亨利在塔克撒斯最快樂的一會事，便是他在一八八七年七月五日和洛起女士 (Miss Athol Estes Roach) 結婚。那時洛起女士只有十七歲，是他在禮拜堂的唱歌班中認識的。這結婚的一年，也便是他開始寫小說，以文學工作得到進款的一年。

一八九一年，霍爾次子辭職，歐亨利便改入了第一國家銀行作賬員。他到一八九四年十二月纔離去此職，這時他已發行「滾石」(Rolling Stones) 週刊了。滾石週刊自一八九四

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到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便停版，只有了一年的運命，但在他一生的文學事業中，却是很重要的一部份。此後的生活，他一方面爲各報的通信員，一方面投些雜稿於各報，又爲各報作插畫，就此艱難的維持着。

忽然第一國家銀行爲了賬目的不清楚，就向法院告發了他。其實他是無罪的，擋不得社會上盲目的輿論，他只好出奔到紐奧連斯（New Orleans）去，再從紐奧連斯到中美一帶去，在那裏遇到了其他的亡命之徒，因此就遊遍了南美的全海岸線。他很想得一個世外桃源，爲他的妻子，爲他生了不久的女兒作一個安樂窩。這時他的妻子，肺病已到末期，還殷殷的在那裏辦聖誕禮物給他，也可見他們夫妻的相愛了。他一知道他妻子病得如此沈重，他只好倦遊歸來，於一八九七年二月五日到了他的故鄉奧斯丁。

他一回來，他的案子就發作，他也不想辨護，只默默無言的聽憑判決，結果是監禁五年，就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入獄。他的妻子，便於七月二十五日去世。

他在獄中，因曾習過藥房生意，所以便被派幫助監獄醫生發藥。他勤懇的作事，始終不發怨言，而夜間則著作揮寫多年來的經驗，為種種短篇小說，因為他在獄中既掌發藥之職，又因他為人很好，所以獄中特別的看顧他。

他於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獄，因為他在獄的成績極好，所以刑期減成了三年。他出獄後，他的為人就比從前完全改觀了。他份外的沈着，份外的達觀一切。

一九〇二年的春天，他到紐約城，那時他在獄中所寫的小說，又給了他相當的地位了。從此他就住在紐約直到他的死。他在此錢賺得很多，可是隨手就揮霍了。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又和柯曼女士 (Miss Sallie Coleman) 結婚，伊是他兒時的同學。

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五日的早晨，他微笑着對看護婦說：『扳亮了燈兒；我不要在黑暗中回家去。』他說好，就此悠然的去世了。

野  
性

我看見紅屋藥房，乾夫彼得斯的房間裏，有着燈光。我立刻就趕去，因為我起先竟沒有知道乾夫在這裏。他是回教徒的子孫，作着許多事情，經驗豐富，在他高興時，可以講個不完。

我到時，乾夫正在收拾行李，要到佛洛立達去，看看他的橘園，這是他在一日前，將尤剛河上的礦業換來的。他給我一張椅子，在他飽經風霜的面容上，帶着和從前一般有趣而美妙的微笑。我們已別了八個月了，但他歡然的言語，好像是天天見面的。時間是乾夫的僕役，大陸是他常常走來走去的庭園。



我們所談的，大都是無所裨益的空話，爭論着菲力濱的不穩問題。

「那些熱帶種族，」乾夫說，「照着他們自己的方法，都是比了用別種方法來得好。熱帶的人，知道他自己的需要。他所要的，不過是一張鬪雞的月季票，和一雙爬上麵包樹的攀木器。盎格羅撒克遜人要他學着用懸袴帶。其實他照着自己的方法是最開心的。」

我完全反對他。

「老兄，教育，」我說，「是有用的名詞。他們總有一天能和我們一般文明的。請你看看教育對印第安人所作的成績看。」

「喔擘！」乾夫說時點着了他的煙斗（那是一個好記號）。「是的，印第安人我是正在看着。我亦急望一個紅人，能作合式的進化負責者。但成人始終仍和童子一般。你不能使他成爲一個盎格羅撒克遜人。我告訴過你否，就是我朋友小熊約翰湯姆，丟了他已受的文化和教育的藝術，而仍回返他榛莽草莽的野性？我沒有告訴過你麼？」

『小熊約翰湯姆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乞洛基族的印第安人。當我在他們所住的地方時，我們是很知己的朋友。他是東方足球大學的一個畢業生，那些大學提倡他們的真正武勇，以替代他們舊日焚燒俘虜的蠻習的。要說他是盎格羅撒克遜人種，當然不像，因為他有一點一點的紫銅色。要說他是印第安人，也有些不可能，因為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白的一個。他雖然是乞洛基族人，但也是最出風頭的一位紳士。他也是國家的干城，因為他很能擔任大事。

『約翰湯姆和我合夥開始從事製藥事業了，——要用些合乎法律而又巧妙的計謀，使我們的事業，暗中進步，而一些不會激動愚笨的警察和貪心的大藥房的。我們兩人，約有資本五百圓，都像平常資本家一般，要努力使他生出無窮的利息來。

『因此我們先擬就了一個具體的計劃，一方面神氣得像似金鑛說明書，一方面，他的實益，又好似教會裏的贈獎辦法。三十天之內，我們就往甘撒斯州去，帶着兩匹快馬，一部歐式的紅色蓬車。約翰湯姆改名為威許會長，自稱是印第安人中著名的藥劑師，和七族的總會長。我

充了經理，並爲股東之一。我們還需要一個人，各處尋找之後，得到了乾康銀海平格來，那時他正在報上的謀生廣告欄裏住着。這位平格來最嗜好莎士比亞的戲曲，曾經在紐約的舞臺上，胡亂混過二百個晚上。但他懊悔了，知道莎士比亞的戲曲，決不能供給他充份的奶油，所以他願意棄行，改作可以賺些麵包的生活，跟着拖車的馬，走二百英哩的長道，亦很滿足的了。他於扮李卻第三之外，還能彈唱二十七種歌曲，和五弦琴，更願意作燒飯司務，和修刷毛片的馬童。我們賺錢的好方法有許多種。一種是魔肥皂，能去布上的油漬的。一種是生滑大，是印第安人中的名藥，用平原裏一種奇草製造的，據說大神在夢中指示給他所愛的兩位藥劑師看了，纔發明的，這兩位藥劑師就是現在芝加哥的麥克加立德會長和雪勃斯登會長。此外還有一些零碎小東西，都能使甘撒斯人挖腰包的。請你看一副綢襪帶，一本神話書，一打衣針，一枚金齒，都包在一條日本綢的手巾裏，由彼得斯先生交給了漂亮的女買主，就可以得着五角錢，同時平格來教授則取了五弦琴，弄着三分鐘一套的曲子，來湊個熱鬧。

「我們的事業真是順利。我們平平安安的闖遍了全省，流血的甘撒斯省這一句說話，完全使我們不能相信。小熊約翰湯姆完全着了印第安會長的服色，將那些懇親會和談話會裏的羣衆，都吸引了來。他在東方足球大學時，他已在班中十足學到了修辭法，和體操上和雄辯上的藝術，所以當他立在紅車上，向着鄉下人將各種小疾小病，說得娓娓動聽的時候，乾夫將那印第安名藥賣給他們，竟是應接不暇，恨不多生出幾隻手來。」

「有一夜，我們露宿在散林那西部的一個小鎮外。我們時常支着小小的蓬帳，露宿在溪邊的。有時我們的藥，竟出於意外的賣完了，那末，這位威許會長就要揀些便利地方，製成若干瓶的生滑大。那時約近十點鐘了，我們剛從街上作了生意回來。我在帳內，對着火，計算日間所賣得的錢。約翰湯姆還沒有脫去他的印第安服裝，正坐在火旁，代大教授用淺鍋煎牛排，因為大教授正在那裏修刷兩匹馬。」

「忽然在黑越越的草叢裏，發了和爆竹一般的響聲，約翰湯姆呻吟了一下，在懷裏拾起

了一粒小彈子，那是剛從他的鎖子骨裏落下來的。約翰湯姆立刻就衝往發聲的地方去，一些時候，就有一個孩子，被他提了衣領，掙扎着，和他一同回來；這孩子約有九或十歲的年齡，穿着棉絨衣服，手裏執着鍍鎳的來復鎗，約有自來水筆一般大小。

「你這孩子，」約翰湯姆說，「你用鎗打些什麼？打在人家眼睛裏就危險了。乾夫，你走出來看着這牛排。不要讓牛排焦了，我要考問這個放細豌豆鎗彈的小鬼。」

「下賤的紅鬼子，」孩子說時，宛如從什麼書上背出來的。「你敢焚死我，白人就要來除滅你，像——像不知什麼東西了。現在你還不如讓我去，否則我要告訴媽媽了。」

「約翰湯姆將這孩子放在小橈上，然後自己也坐在他的旁邊。「現在你可以告訴大會長了，」他說，「你為何要向約翰叔叔放鎗。你不知道鎗中已裝子彈麼？」

「你是一個印第安人否？」孩子問，很伶俐的看着約翰湯姆的鹿皮袴，和頭上的鷹羽。「我是的，」約翰湯姆說。「那末好了，這就是我的如何了，」孩子腳盪着的回答。我差不多讓牛排

燒焦了，因為看着這個孩子的動作。

「喔嚙！」約翰湯姆說，「我知道了，你是復仇的童子。你是立誓要剿滅這大陸上的紅人的。這個是你的理由麼，我兒？」

「這孩子點了一半的頭，並且他有些不開心的樣子。他以為吐出他的衷曲是羞恥的，因為他自以為是一個勇士，而今竟是失敗了。」

「孩子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你的住處了。」約翰湯姆說——「你住在什麼地方？你的媽媽見你在外面如此久，要發急了。告訴我，我要送你回家去。」

「孩子冷笑了。」「我想勿。」他說。「我住在千萬千萬里以外。」他舉起他的手，指着地平線。「我是乘火車來的，」他說，「只我一個人。我就在此地下車的，因為賣票人說我的票已經趁過頭了。」他忽然又帶着疑惑的神氣，望着約翰湯姆。「我斷定你不是一個印第安人，」他說。「你說起話來，一些不像印第安人。你好像另一種人，因為別的印第安人只會說，『紅人

好，』和『白人死。』我確實決定你是在街上賣藥假扮的印第安人。我有一次在崑息地方看見這樣一個人的。」

『你勿必管，』約翰湯姆說，『我是一個雪茄商標，或報上的滑稽畫。現在所須討論的問題，乃是你做的事情。你從家裏逃了出來。你讀過霍威爾斯的。你已玷污復仇童子的職業了，因為你竟要向一個很馴服的印第安人放鎗，而且一些不先警告說：『死了罷，紅皮狗！你闖進復仇童子的道上已十九次，次數太多了。』你想是什麼意思？』

『孩子想了一分鐘。』我想我已作錯一件事了，』他說。我應當再遠遠的向西去的。在那邊深山窮谷中，一定還有許多野人在那裏。』他向約翰湯姆，就是他所罵的下賤小人，伸出他的手來了。『請原諒我，先生，』他說，『向你開鎗。我希望你沒有受什麼傷。不過你也應當更加留心些。一個童子軍，看見了一個穿着戰衣的印第安人，他的來復鎗一定要開口的。』小熊大的笑了一陣，又大喊了一聲，然後將這孩子舉到十呎高，在空中搖着之後，使他坐在自己的

肩上，他弄着他頭上的鬚頭和鷹羽，拿腳跟點觸着這卑賤的民族，心裏充滿着快樂。從那時以後，小熊和這孩子已成了知己好友，那是很清楚的事實。這個小逃軍，已和那野蠻人，共吸着和平的煙斗了；你在他的眼睛裏，可以見出他正在計劃一柄小戰斧，一雙小鹿皮鞋，都是孩子所用的大小。

「我們在蓬帳裏吃晚餐了。這孩子看我和大教授都當作一般的勇士，只因為我們都是露宿這裏之故。他坐在生滑大的箱上，櫃子的邊沿，剛及到的頸項裏，他嘴裏飽嚼着牛排，這時小熊問他的名字叫什麼。」羅威，「孩子說，帶着嚼牛肉的聲音。但再問他姓什麼，和他的地址時，他只是搖頭。」我想勿，「你要送我回去的。我願意和你同住。我喜歡這種露宿生活。在家裏我們一班小朋友，在我們後面空地上，也有一個露宿的營盤的。他們都叫我羅威，紅狼！我想那個倒亦是一個好名字，乾夫，請你再給我一塊牛排。」

「我們應當保護着這孩子。我們知道總有地方爲了他紛擾不堪，那個媽媽，哈雷舅舅，乾

痕姨母，和警察長等，一定熱辣辣的在那裏尋找他的蹤跡，但是他再沒有一個字告訴我們了。在兩天中，他已是我們大藥房裏的重要人物了，我們都潛伏着一個希望，就是他的家裏人，或者不會即刻就來帶他去。我們做生意的時候，他在紅車裏，將藥瓶遞給彼得斯先生，神氣活現，有如驕傲的王子，取着他值二百圓的王冕，去發百萬圓的橫財。有一次，約翰湯姆問他一些講到他爸爸的事。「我沒有什麼爸爸，」他說。「他丟了我們走了。他使我的媽媽哭泣。露西姨母說他是一個樣子。」一個什麼？有人問他。「一個樣子，」孩子說；「就是有一種樣子，——讓我想想看——喔，是了，一個不是人的樣子。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約翰湯姆要使她完全成爲我輩中人，就打扮得他像一個小酋長，有貝殼和珠子戴着，不過我不贊成。「照我看來，必有人家失了這個孩子，現在正在尋求他。你可以讓我向他用一些小計謀，或者我竟能尋出他的姓氏來。」

「那夜，就此我走起來，到火旁某某羅威先生的地方，用了輕侮和嘲笑的神氣看着他。」

「史匿根活士里！」我說，似乎這個字使我頭痛的樣子；「史匿根活士里！吓！我是永遠也不高興姓這姓氏的！」

「你有些什麼事，乾夫？」孩子說，眼睛張得很大。

「史匿根活士里！」我重復說着，而且說得很有唾棄的意思。「我今天看了一個從你本鄉來的人，他告訴了我你的姓氏。我現在一些不奇怪你怕難爲情不告訴我這個了。史匿根活士里！吓！」

「噫，現在，此地，」孩子說，有些忿怒和不安，「你到底有些什麼事情？那不是我的姓氏。我姓康納兒。你到底有些什麼事情？」

「這個還不算頂壞，」我緊接着說，使他激動着，來不及思想。「我們想你總是好人家出身。你看，我們此地，一是小熊先生，乞洛基族的會長，在星期日的衣服上，可以拖九條翎的，一是平格來教授，能演莎士比亞的劇曲，並能彈五弦琴的，一是我自己，在車上黑的馬口鐵箱裏，也

有數千百塊錢，所以我們對於本公司，都應當謹慎小心，須要勿失名譽的。那個人告訴我，說你家住在老遠的亨哥伯狹巷中，地方又小又舊，階沿都沒有的，甚至山羊和你同桌吃飯。」

「那孩子現在差不多要哭了。」不是這樣的，」他急急濺着唾沫的說。「他——他一點也不知他自己說些什麼。我們住在白楊大街。我並沒有和山羊作過伴，你到底有些什麼事情？」

「白楊大街，」我說時帶着嘲弄的口吻。「白楊大街原來住在這條街上！這條街一共只有兩層房屋長，其餘就沒有什麼了。用一把捲尺一量，就可量完他的全長度了。不要和我談白楊大街了。」

「這是——這是有許多哩長哩，」孩子說。「我們的號數是862，在這後面還有許多號數哩。你到底有些什麼——噢，你弄得我有些討厭了，乾夫。」

「唔，唔，現在，」我說。「我想那個人弄錯了。他或者講的是別一個孩子。如果我再遇他，我要教訓他的毀謗人家。」晚餐後，我走到鎮上，給了以利諾省崑息城白楊大街862號康納

兒夫人一個電報，告訴伊孩子現在平平安安的和我們同住著，而且要留住他等伊的消息。兩小時以內，回電來了，說緊緊的留住他，伊就乘下一班火車來了。

「下一班車到時，是明天下午的六點鐘，我和約翰湯姆同著孩子，在車站裏等著。此刻，你看，不見大會長威許了。現在只有穿著盎格羅撒遜人衣服的小熊先生了；他腳上的皮鞋是政府特準的專賣品，他的領帶和結也是可以得到版權的。這些東西都是約翰湯姆在大學裏用着形而上學，和力爭上流的心理，早就學會了的。不過看了他略帶黃色的面容，和黑色的直髮，你定要想他也是城裏出來的普通人，會定閱雜誌，會尋求種種娛樂的。」

「火車進站了，有一個小巧的婦人，穿着灰色的衣服，頭髮很光亮的，輕輕的走了下來，四週很快的探視着。這復仇的童子，一見了伊，就叫「媽媽，」而伊也呼了一聲「喔！」就此互相緊緊的擁抱了，此刻凡是紅人，都可以從他們的巢穴中，走到平原上來了，勿必再怕紅狼羅威的來復鎗了。康納兒夫人再迴身來謝我和約翰湯姆，並不如平常婦人的過甚其辭。伊的說話，

說得恰如其量的，使人能明白伊的意思，此外就不再多說什麼了。我勉強又在談話的藝術上，敷衍了幾句，伊竟很和氣的笑了，似乎伊已認識我一星期的樣子。然後小熊先生也來裝點場面，說了幾句破碎不完的习惯成語。我可以見出這孩子的母親，不甚喜歡約翰湯姆；伊只似乎奇怪他的說法，伊差不多在那裏跟着他學習三個字併作一個字的語言學。

「孩子來介紹我們了，用了許多注解和說明，使得各事比了讀一星期的修辭學還要明白。他週旋着跳舞，敲着我們的背，並且想要爬到約翰湯姆的身上去。」這是約翰湯姆，媽媽。」他說。「他是一個印第安人。他在一部紅車裏賣藥的。我用鎗打了他，但他不是野蠻的。那一位是乾夫。他也是一位走江湖的。來看我們住的營帳罷，你願意否，媽媽？」

「很可以見出那婦人的生命，就在那童子身上。伊已在伊手臂所能及的地方，重新得到他了，這樣伊就滿足了。伊是常願意作不論什麼事來使伊的孩子快樂的。伊遲疑不到一秒鐘，並將衆人再看了一眼。我想像伊和自己談論着約翰湯姆，「他的頭髮不捲着，似乎是一個紳

士。」對於彼得斯先生的評論，大概是：「沒有女人的男子，但是了解女人的男子。」

「我們就此緩緩的向我們的營帳走去，宛如從什麼夜宴歸來的一般。伊看看車子，又用手摩撫着孩子所睡的地方，將手帕拭着睫毛。平格來教授用五弦琴爲我們彈着「屈洛浮託里」一曲，當他要彈入漢姆雷的獨話劇時，有一匹馬跳起來了，他不能不去照顧他，說只好停一會再登台了。」

「時光已黑起來了，我同約翰湯姆又走回到穀類交易旅館，就在那裏四個人同吃了晚餐。我想困難就從那晚餐起始的，因爲那時小熊先生，忽然他的智力一躍萬丈的高起來了。我靠了桌布，可以聽得見他的非非想。照我判斷，那位紅人是很有智識的。他發言了，宛如一個幻想的羅馬人所能說的說着。他的喉舌間，滿綴着最有學問的動字和前置字等。他的聲音很是平滑，都適合着他思想的聯接處。我想我從前聽見過他如此談着的，不過到底我沒有聽見過。這不是形容他談的什麼，乃是形容他談的方法；也不是說他談的題目就是這些，因爲他都是

談的很普通的東西，例如教堂，足球，詩，傷風，靈魂，運貨費，和雕刻等。康納兒夫人懂得他所注意的話語了，優雅的聲音，兩人間往復的鼓盪着。有時乾佛遜提彼得斯，也要插一些漫無意識的言詞進去，請他們將奶油遞遞過來，或者再吃一隻鷄腿。

『是的，小熊約翰湯姆在他的心胸間，對於那位康納兒夫人，有一些勾引的念頭懷着。伊實是使人喜歡的一種人。伊有好的外觀，和比外觀更甚之處，我將告訴你。在大商店裏，有許多穿着衣服的美人模型。你一見伊們，就知道不是真的人。伊們不過是給人看看的。伊們所作的事，乃是表示伊們身上的外觀和技術，就是伊們的衣服何等的完美。現在，如果其中有一個模型正用不着，你就取了回來，當你摟抱伊時，伊會喚着你的名字，並且也會坐在桌上的，那末你就可以想得到像康納兒夫人的地方了。我能因此見得出約翰湯姆怎的不恨着這位白種婦人。

『這位夫人和伊的孩子，就住在旅館裏。他們說明天早上動身回去。我和小熊在八點鐘

離了他們，又在審判廳前面賣藥，一直到九點鐘。他離開我，留在鎮裏，大教授趕着馬到了宿處，支搭帳篷。我不大贊成他如此，因為這可見他心裏很是不平安，使他的血沸騰起來，要達到在田野裏發狂跳舞的地步。威許會長的血，不是常常會沸騰的，不過當這東西沸騰時，他在着藍挾棒的白人居處，就要作出許多事來了。

「九點半鐘時，平格來教授早已鼾聲如雷了，我還坐在火旁聽着蛙鼓。小熊先生進來了，靠着一株樹坐了下來。一些沒有熱血沸騰的跡象。」

「乾夫，」他隔了許多時說，「一個小孩子從西方來，將印第安人作他打獵的野物。」

「唔，此後呢？」我說，因為我那時並不和他一般的思想着。

「他打着了一個，」約翰湯姆說，「不是用鎗打的，而且他是永遠沒有著過以布充作棉絨衣服的，」那末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知道這個的，」我說。「而且我決定他的像，就是畫在情書上的，愚人都是他的獵物，

不論紅種白種。」

「你猜準的是紅種，」約翰湯姆安靜的說。「乾夫，你想我用多少錢，可以買到康納兒夫  
人？」

「下流話！」我回答。「這不是白人的習慣。」約翰湯姆縱聲狂笑着，吸着一枝雪茄。「不，  
他回答；「白人婚事的經過，也要費錢的，同是野蠻，有什麼分別呢？我知道。在種族間有一  
堵永久的牆壁隔離着。如果我能達到目的，乾夫，我要向每一白人大學，放出光芒，使他們知  
道也曾經有一位紅人，插足他們中間的。爲什麼你們不讓我們獨自過着。」他說，「快樂我們  
自己的鬼跳舞和狗筵席，由我們滿身玳瑁的婦人，烹煎蚱蜢湯，縫綴鹿皮裙呢？」

「現在你不是一定要污辱你所受的教育否？」我說，有些斥責他的意思，「因爲我是非  
常尊重教育，將他放在心坎上的。我已受過教育了。」我說，「從來沒有受過他的損害。」

「你們捕獲了我們，」小熊接着說，並不注意我所插進去的話，「教我們在文學上和生

命上什麼是美麗的，並教我們如何欣賞男人女人的優點。你們對於我已作些什麼呢？」他說。「你們已造成我爲乞洛基族的摩西。你們已教會我厭惡土人的草舍，而愛戀白人的生活。因此我已能如摩西一般，遠望到所應許的美地，而看見康納兒夫人，但我的地位是——唉，說不出了！」

「小熊着上他會長的服色，立了起來，又是縱聲而笑。」不過，白人乾夫，「他再說，「你們白人卻爲我開了一條出路。這雖是暫時有效的，但亦可使人苟延殘喘，他的名字就是威士忌。」他立起身來，又上了往鎮上去的路了。「現在，」我心裏說，「但願大神使他今夜只作靠得住的事情！」因爲我很知道約翰湯姆一定要去竭力享用白人所發明的慰籍品了。」

「差不多十點半了，我正坐着吸煙，忽聽得道上有繁碎的履聲，康納兒夫人奔來了，伊的髮異乎尋常的捲着，玉容失色，一望就知伊遇着強暴了。」喔，彼得斯先生，「伊呼喊着，接着又是「喔，喔！」我略略一想，就擇要的高聲說着。「現在，」我說，「我們已如弟兄一般，就是我和

那印第安人，不過在兩分鐘之內，我要使他成一好人，如果——」

「不，不，」伊說時慌張着，緊搖着伊的膝骨，「我沒有看見小熊先生。這是我的——丈夫。他將我的孩子奪去了。喔，」伊說，「我剛剛把他得到手呀！那個毫無心肝的惡徒！人生所有諸苦，」伊說，「他都使我吃盡了。我可憐的小羊，本是煖煖的睡在牀上的，被那惡鬼拖去了！」

「如何會有這事的？」我問。「請告訴我詳情。」

「我正在整理羅威的牀，」伊解釋，「他在旅館的廊下遊戲着，那惡鬼就駕馬車到了階前。我聽見羅威的呼聲，就奔了出去。那惡鬼已將他揪在馬車裏了。我求他還我的孩子。這就是他所給我的，」伊將伊的面轉向了火光。有一條深紅的傷痕，穿過了頰和口。「他用馬鞭作成這事的，」伊說。

「回旅館去，」我說，「然後再看我們如何辦法。」

「在路上伊又告訴了一些事實。他用馬鞭打伊時，他告訴伊，他知道伊到此地來領孩子，

他就也乘着同一班火車來的。康納兒夫人是常和伊兄弟住着的，他們都常常看牢這孩子，因為伊丈夫早就想劫奪他去了。我想那人真是惡極不堪的了。照事情看來，似乎他浪費伊的錢，毆打伊，殺死伊的金絲雀，而到處說伊的壞話。

「在旅館裏，有三五個抱不平的國民，嚼着煙草，咒罵方纔的暴行。鎮上人大半十點鐘都已睡熟了。我安慰伊的心，告訴伊我將乘一點鐘的車，到向東四十哩地的鎮上去，因為料想那位康納兒先生也一定要到那地去換車的。」我不管，我告訴伊，「他有無法權；我如果尋着了他，我能當面給他一些不合法律的辦法，無論如何，用和平的方法，給些苦頭他吃吃，將他捆縛一、二天。」

「康納兒夫人走到裏面店主婦地方去哭了，店主婦為伊預備了一些茶，安慰着伊。店主從廊下走了出來，用手指彈着他的吊褲帶，對我說：

「此地自從貝福斯的高爾的妻子吞了一隻蜥蜴之後，許久沒有這樣的擾動了。我在窗

裏看見他用馬鞭打伊，真是不得了。你身上所著的一套衣服，費了多少钱？似乎我們需要一些雨，是不是？喂，朋友，和你同來的那位印第安人，今夜有些要緊事，是麼？他剛在你到前一刻來到此地，我就將此地所發生的事告訴了他。他怪叫了一聲，就奔去了。我想警察在天明前，要捉他進拘留所了。」

「我想我就坐在廊下等那一點鐘的火車罷。心裏很覺得無趣。約翰湯姆此刻不知如何快樂着，而這種找尋孩子的事，卻使我失眠了。然而我又是因他人的困難而自己也覺得困難的。每隔幾分鐘，康納兒夫人就要走到廊上，癡癡的望着馬車所去的道上，似乎伊在等候着，要看見伊的孩子，騎在小白馬的背上，手握了紅蘋果，笑吟吟，行緩緩的歸來。現在伊是什麼樣的婦人了？使我聯想到貓了。」我看見一頭小鼠，進這個洞的，」貓夫人說；「你如願意，你可往那邊去將板蓋住了；我要老守着這個洞。」

「大約一點缺一刻的時候，康納兒夫人又走出來了，神情惶惑，時時哭泣着，充滿了婦人

憂傷的恆情，伊又望着那路上，聽着。「現在，奶奶。」我說，「徒然看着已冷的車轍，是沒用的。此時他們已走了一半路，到——」「勿聲。」伊說，將手高舉了起來。我果然也聽見一些劈栗拍蠟的聲音，從黑暗中來了；此後接着就是此地第一次聽見的嗚嗒叱咤的呼戰聲。跳上階石，進了走廊的，就是那人所賤視的印第安人。堂中的燈火，照到他身上，我竟認不出一八九一年級的大學畢業生小熊先生了。我所見的，只是一位乞洛基的勇士，他剛纔所走的是戰道。奔騰的血和別的東西，激起了他的勇往直前。他的鹿皮戰裙，已碎成條子，頭上的羽毛，糾結得宛如鬪後的雄鷄。數十哩外的塵土，還在他的鹿皮鞋上，眼中火光熠熠，就像太初的原人。但在他的臂間，他托着那個孩子，眼睛半開半合，小小的脚搖動着，一手緊緊的繞着這印第安人的頸項。

「孩子」約翰湯姆說，我覺得白人的妙品辭令，已脫離他的舌尖了。他完全是熊爪銅色的原人。「我帶來的，」他說着，就將孩子放到了他母親的臂間。「奔了十五哩，」約翰湯姆說，——「吶，追着白人，帶回了孩子。」

「這小巧的婦人，真是無窮的快樂。伊弄醒了那惹起大禍的孩子，緊緊的抱着他，並說他是他媽媽自己的寶貝。我想問些說話，但我看了小熊先生，見他衣帶裏有一些東西。」現在可以睡了，奶奶。」我說，「這個小遊子也可以睡了，因為此後再不會有危險，孩子的事情，也不如上半夜所想的了。」

「我帶騙帶拉的，將約翰湯姆早早的歸了營帳，當他睡熟的時候，我將那東西從他衣帶裏取了出來，棄之於教育的眼睛所不能看見的地方。因為就是那足球大學，也不贊成將剝削敵人頭頂皮的技術，放在功課中了。」

約翰湯姆醒起來，是看着四週的時候，是明天早上的十點鐘。我很歡喜在他眼睛裏又重新見着十九世紀了。

「有些什麼事，乾夫？」他問。

「奔騰的熱血，」我說。

「約翰湯姆眉頭繃繃，又想了一些時。」就是，」他直接說，「用了一些體力，去恢復的一件事。我現在記得了。他們已去了否？」

「乘的七點半鐘的車子，」我回答。

「呖！」約翰湯姆說；「如此更好。白人，給威許會長一些溴鹽炭酸水；此後他又重新負擔紅人的擔子了。」



## 義賊

第二十四街和一條墨黑的小巷的轉角，就是空中鐵道穿過街的地方，有一位警察立在那裏。那時是上午的兩點鐘；斜風細雨，冷氣逼人，正不知長夜漫漫何時達旦哩。

有一個人，著着很長的外套，帽子覆着眉，手裏帶着一件東西，輕輕的，急急的，從黑巷裏走了出來。警察就很客氣的去查問他，不過帶着些嚴肅有權的神氣。這個時間，這個巷裏素著的惡名，這人的匆促，和他所攜帶的東西——在在都很容易牽入嫌疑地位，而用得着警權的檢查的。

這個「嫌疑人」就穩穩的立定了，將帽子向腦後推些，在電燈光閃爍之下，顯出了他不動聲色，長鼻子，黑眼睛的面容。他伸着戴手套的手，到外套袋裏，取了一張名片出來，交給了警察。警察在閃閃不定的燈光之下，讀着「却爾斯司賓塞乾姆斯醫藥博士」的名字。所住的街名和號數，就在相近的地方，確實而可信，沒有一些奇異之處。警察又垂目看了一下這醫生手裏所提的東西——一隻黑皮的小巧藥箱，上面鑲嵌着一些銀飾——就更覺得那名片是確然無可疑慮的了。

「知道了，醫生，」警察說，十分和氣的跨往旁邊去。「作事不能不分外的謹慎。有許多賊盜，總在夜深出來的。而且更會乘着天氣不好的夜間出來。冷却不厲害，不過——寒溼。」

乾姆斯醫生頭側了一下，聽着警察評論天氣的說話，就繼續向前急急行去。那夜有三次巡夜的人，都承認他的職業名片，和證物藥箱，而當他是一個可靠的人。如果這幾個警察中有誰要在明天去考驗這名片的根底的，他一定可以先到他門首，看見掛着的大醫生招牌，而後

見他意態閒雅，衣冠楚楚的，在他設備週至的事務室裏——但不可過早，乾姆斯醫生是起身很遲的人——而證明他於市民資格，有良好成績，於家庭有愛心，是住在他們中間兩年以上成功的職業專門家。

可是如果那些熱心的警察中，能有一個人，向那純潔無疵的藥箱中，窺視一下的，他就要驚奇得不得了。一開出來，第一樣觸目的，就是一套『開箱人』所用的最新式器械，『開箱人』三字，是專偷保險箱的夜賊所自奉的尊號。那些傢伙，都是特別定造的——小而有力的破門鐵桿，各式各樣的鑰匙，各種粗細鑽子，鑿子——能消蝕鋼鐵，脫然無阻，宛如鼠子咬乳酪，弄斷保險箱上的絆鈕，真是摧枯拉朽，不費吹灰之力，取出組合數目的把手，正係一個牙醫生拔出一枚牙齒。在『藥』箱的內層小袋中，有四盎司的玻璃小瓶一個，裏面放着甘油炸藥，現在已用去一半了。各種傢伙的下面，有一疊摺着的鈔票，和幾握金圓，共合攏來，是八百三十圓。有幾個朋友，都稱乾姆斯醫生為『誇大的「希臘人」』這種稱呼，一半是爲了他嚴澀的

紳士態度，其餘一半，照着他們的切口，是作同胞，領袖，謀士，有勢力地位，能探聽消息，便利他們行事的人解釋的。

這一班人，成了一個小小團體，其中人物，還有斯基西慕根，和「開箱人」專門家根特葛，和用假貨仿造其餘三人收取來的首飾的李歐波普勒士佛特。都是良善高尚的人，滿口胡柴，有如門能，輕舉妄動，有如北極星。

那夜的工作，照他們黨中看來，所得的還不能償他們所吃的辛苦。他們所進的，是一處很富足的舊式乾貨公司，所發的是墨黑的事務室中一隻用橫門的兩層保險箱，他們本希望所得的遠過於二千五百圓。不過他們只得了二千五百圓，照着他們的老規矩，就三一三十一的均分了。他們本來希望的，是一萬或一萬二千圓。不過店中有一人很是小心。天一黑，他就將大宗的錢，放在小衣箱中，要緊回家去了。

乾姆斯醫生走過了第二十四街，就到了沒有人跡的地方了。有許多戲院裏的朋友，本來

以此爲住所的，此刻也早已在牀上了。滿街都是雨脚；石間的水潭中，被弧光燈照了反射出來的水泡，宛如千千萬萬濺的珠，跳的玉。多事的斜風，浸透了陣雨和寒意，在人家房屋週圍，嗚咽咤叱的號叫着。

他比了他的同伴，格外用着假意，輕輕的走到了一所高大磚房的轉角處，前門忽然呀的開了，有一個女黑人，口裏嘮嘮叨叨，足下劈劈拍拍的走下了階石。伊固然算是在那裏說話，但只好算說給伊自己聽的——這是伊孤獨和遇了不快時惟一的消遣法。伊的樣子，表示伊是南方舊有奴隸階級中的一個人——多言，熟練，忠實，倔強，都是伊的人格所映射出來的——肥碩，清潔，穿着圍裙，包着頭巾。

伊從這沈靜的房子裏，忽然出現之後，就一直走到階石的最下一級，到了乾姆斯醫生的對面。伊的腦筋，命令伊將發聲變爲觀看，所以就住口，突出了烏珠，望着醫生所提的箱子。

「願主祝福你，」伊看了之後，操着破碎的英語說，「你是醫生否，先生？」

『是的，我是醫生，』乾姆斯醫生說時，就立定了。

『那末看上帝面上，請你進來看看張特勒先生罷，先生。他發病了。他躺着不動，竟像死了。愛梅小姐差我去請醫生。主知道，你先生如果不偶然來，我老雪笛不知還要走多少路哩。可憐的小羔羊，愛梅小姐——』

『領路罷，』乾姆斯醫生說，上了階石，『如果你要請醫生的。我不是預備來聽你空談的。』女黑人領他進了屋子，又上了鋪氈的樓梯。他們走過了兩處半明半暗的穿堂。然後伊領他到了一處，停下開了門。

『我已請到醫生了，愛梅小姐。』

乾姆斯醫生進了室內，向立在牀邊的一位貴婦，輕輕鞠了一躬。他先將藥箱放在椅上，然後將外套脫下，丟過了藥箱和椅子，輕輕的放落在牀邊。

牀上躺着一個男子，手是散漫的伸着，似乎從那裏跌下來的樣子，衣服是最時式的，很為

講究而整齊，只有鞋未著；懶懶的躺着，一動不動，宛如死人。

從乾姆斯醫生身上發出了一種靜力和活氣，猶如荒野中天賜神食，給與那些困苦流離的人。婦人看見了他在病室裏的態度，往往會受他的感動。這並不關於他有時式醫生的嫺雅態度，不過爲了他的神情，似乎確能勝過惡運，而可以得着他的保護和熱誠的。在他深穩發光的櫻色眼睛裏，有一種奮發銳厲的磁性；就是他和善的面上所蘊藏的堅忍，寧靜，不動心的潛力，使他可以被人看作可靠的人，和可商酌的人。有時候他爲了肘篋，進了人家屋裏，有些婦女，還要特特告訴他金鑽首飾藏在何處，請他防衛着賊人。

乾姆斯醫生本着他的老經驗，從從容容，用沈着的眼睛，估量着房間裏器具的秩序和價值。各種東西都是很費錢的。用着同樣的眼光，又估定了那貴婦的儀態。伊是嬌小玲瓏，芳齡才可二十餘。伊美麗的面目，令人一見心醉，可是有些減色處，因爲伊不爲現在忽然發生的愁慘景象而動心，却有伊命運中早已注定的憂鬱存在着。在伊額前眉間，有一青黑色的傷痕，照醫

生的眼光看來，還是六小時之內受着的。

乾姆斯醫生的手指，搭到了病人的手腕間。他的目光，有如發聲一般，問着那貴婦。

「我是張特勒夫人，」伊回答，操的是清婉的南方語調。「我夫約在你來的十分鐘以先，忽然發病的。他本來有心病的，——有時亦很厲害。」他不開口的神情，和悠悠的時間，似乎還要請伊多解釋些。「他在外面很遲；在——一處晚餐，我相信。」

乾姆斯醫生現在將他的心，放在病人身上了。在他兩種事業中，隨便遇了那一種，他都很熟練，盡心力而爲之的。

病人大約有三十歲。他的面容帶些沈毅而耽於酒色的神氣，不過態度很是安詳瀟灑，使人悅意的親近他。在他的衣上，有酒漬的氣味。

醫生將他的外套翻過來，取出了一柄小刀，將他襯衫的前面，從領口到腰間，破了開來。阻礙既除，他將左耳放在他的胸前，細細的聽他的心跳。

『心臟逆流？』他說得很輕，當他立起來時。不過未了的聲音，帶高一些，表示尙不能十分確定。他又聽了許多時候，然後他再說，『心臟不健全，』帶着診斷停當的口氣。

『奶奶，』他說，用的是一種減少憂愁的聲調，『看來大概——』當他緩緩掉首向那貴婦時，他見伊面色慘白的暈倒在老的女黑人臂間了。

『可憐的小羔羊！可憐的小羔羊！你們要弄死雪笛姑姑所愛的孩子了。願主的怒氣，加到那些偷伊錢的人，那些傷伊心的人，那些離開——』

『抱伊起來，』乾姆斯醫生說，一面幫伊去舉了這垂倒的人起來。『伊的臥室在那裏？』  
『須將伊放在牀上。』

『在這裏，先生。』女黑人向一個門，點着伊包着頭巾的頭。『那就是愛梅小姐的臥室。』  
他們將伊送到那裏，放上了牀。伊的脈搏很微弱，不過沒有亂。伊已過了暈的時間了，不過沒有醒來，就此酣睡了。

『伊是疲乏至極了，』醫生說。『睡眠是好的藥物。伊醒時，給伊一杯熱湯，如果有胃口，可以攪一個雞蛋進去。伊額上的傷痕，如何會有的？』

『伊那裏碰過一下的，先生。可憐的小羔羊，跌交的——不，先生，』——伊易於變化的種族性，使伊立刻暴怒起來了——『老雪笛不值得爲那惡鬼說謊的。是他給伊的傷痕，先生。願主伸出他的全能手來——就在現時的地方！雪笛本來答應伊可愛的小羔羊，不將這事告訴別人的。愛梅小姐受傷在頭上了，先生。』

乾姆斯走到一個燈台邊，那裏有一盞美麗的燈點着，他將火捻得低些。

『同你的女主人留在這裏，』他命令說，『並且要靜靜的使伊安眠。如果伊醒了，就給伊熱湯。如果伊更是軟弱了，就來告訴我。這事真有些希奇的地方。』

『此地希奇的事情正多着哩，』女黑人說，但醫生用着堅定的低聲，叫伊不要響，這是他對於神經昏亂的人常用的方法。他回了另一房間，將背後的門，輕輕的閉上了。牀上的人，仍舊

沒有移動過，不過眼睛却張開了。他的嘴唇，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乾姆斯醫生就低了頭去聽他。

「錢！錢！」就是他的微語。

「你能明白我說的話否？」醫生問，說得很輕，不過很清楚。

他的頭微微領了一下。

「我是一個醫生，是你妻子招來的。伊們告訴我，你是張特勒先生。你的病很重，你自己決不可有些刺激或爲難。」

病人的目光，似乎向他表示一些意思。醫生就再彎身下去，聽他衰弱無力的言語。

「錢——二萬塊錢。」

「錢在那裏？——在銀行裏？」

他的眼睛表示了不然的意思。「告訴伊」——微語更是衰弱了——「二萬塊錢——伊的錢」——他的眼光在房內游移着。

「你將這些錢藏在什麼地方否？」——乾姆斯醫生說時，宛如魔女迷惑男子理性的口吻——「就在這房裏否？」

他想在他昏茫的眼睛裏，已見他閃出表示同意的意思了。在他手指下的脈搏，細得正像游絲。

在乾姆斯醫生的腦筋裏和心裏，另外一種職業的天性，又應運而起了。他照着平常的行動，立刻決定要尋出這藏錢的地點，就是傷人性命，亦所不惜。

在他的袋裏，取了一張掛號的空白紙，胡亂的寫了一服普通病人可以用得的藥方。他走到內室的門口，輕輕的喚那老婦人出來，將藥方給了伊，叫伊帶着到隨便那一個藥房裏去取藥。

女黑人嘴裏唧噥着的去了，醫生就走到那貴婦的牀旁。伊仍是睡得很熟；不過伊的脈搏已健旺一些了；伊額上除了腫腦的傷痕以外，都是冷冷的，薄薄的，浮着一層溼氣。如果沒有驚

動，伊一定還要睡上幾小時。他在門上找到了鑰匙，就在出來時，將門鎖上了。

乾姆斯醫生看着他的錶。在那女黑人回來之先，他可以有半小時的自由時間。他然後在瓶裏找得了一些水，又取了一隻玻璃杯。他開了藥箱，取出了置着甘油炸藥的小玻璃瓶——他的同伴們稱之爲『油』的。

他將這微黃而濃厚的液體，滴了一點在玻璃杯中。又取出了銀製的皮下注射器，將針子旋了起來。很仔細的逐漸將在注射器裏玻璃管中的水，量準了，然後又差不多撥了半杯水在那一點油中。

那夜的前兩小時，他已在一保險箱的置鎖處，鑽上一個洞，然後蘸那濃厚的油，注射進去，隨着悶緊的一聲震裂，鎖上的機械，就此破壞了。現在他決意要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一個人類的主要機械——就是破壞心臟——因爲或彼或此的行動，都無非爲着錢。

方法是一般的，不過形式有些兩樣。兩小時前所破壞的東西，是有強力的，現在不過是一

個垂死的病人，雙手都捲在被單裏。剛才在玻璃杯中和注射器中所存留的東西，照着醫學，是一種極強的心臟刺激物。二盎士就破壞了鐵的保險箱；現在他想只用一滴的五十分之一，去摧毀人身上的組織。

不過不是立刻就會發動的。而且他也不要他立刻發動。起先必是加增生氣；人身各器官，各組織，都要受着他極強的刺激。心臟要跳得很快，快到不能再快；血管裏的血液，要很快的回到他們的出發處。

乾姆斯醫生是很知道的，這種心臟的過甚刺激病，準死無疑，宛如鎗斃的一般可以斷定。因為心既受了『油』力，如此跳得快，血液就都湧到各動脈中去，以致動脈擁塞不通，漸失其效用，而生命的源泉，就此消歇了。

醫生將這漫無知覺的張特勒的胸膛，解了開來。很輕快熟練的，將針管裏的東西，注射到心臟前皮下的肌肉裏去。他對於他的兩種職業，都有手續清楚的習慣，因此他將針措乾了，再

好好的藏在原處。

三分鐘間，張特勒的眼睛張開來了，用他微弱而可聽聞的聲音，問誰在他身旁。乾姆斯醫生就再和他說明了他是誰。

「我妻在那裏？」病人問。

「伊睡着了——爲了疲乏和煩惱，」醫生說。「我不要去驚醒伊，除非——」

「這不是——必須的。」張特勒說時，每字要停頓，因爲可怖的惡魔，來得太快，呼吸已漸短促了。「伊不會——謝謝你的驚擾伊的——爲了我的——原故。」

乾姆斯醫生拉了椅子坐在牀邊。談話是必不可浪費的。

「幾分鐘以前，」他開始說，用着他另一種職業的嚴肅聲調，「你想要告訴我那關於錢的事情。我不是要勉強你，不過我應當勸告你，憂愁煩惱是有害於你的恢復元氣的。如果你對於這事，有些必要處置的地方——使你心中對於這事可以釋然——二萬圓，我想是你所提

起的數目——你最好現在就着手處置。」

張特勒不能轉他的頭，不過他將眼光射到那人說話的一個方向去。

「我會——說錢在——那裏否？」

「沒有，」醫生回答說。「我不過從你不大清楚的言語中，猜想出來罷了，似乎你對於這錢的安全問題，有些不放心。如果這錢就在這房間裏的——」

乾姆斯醫生停止說話了。他似乎已看見病人露着譏刺的懷疑了。他太心急了。他說得太多了。不過張特勒的說話，又恢復了他的信心。

「何處——是應當有錢的，」他斷續的說，「不過在——保險箱中——那邊麼？」

他用他的眼光，指示那房間的一角，此時醫生才見那地果然有一隻小鐵箱，一半掩在窗幙的邊緣下面。

他再握着病人的手腕。他的脈已是大大的狂跳了，還夾些不走的停止。

「舉起你的手」乾姆斯醫生說。

「你知道的——我不能動，醫生。」

醫生很輕快的跨到門口，開門聽了一會。各處都安靜，他也不再欺騙了，老老实實的走到保險箱前去查考了。這東西製造得極其簡單而粗率，可以說沒有甚用處的。照他的經驗看來，這不過是一件玩具，是柴草和紙版所製成的東西。這個錢，差不多可以算在他的袋裏了。用他的夾木螺旋，他能取着那把手，止動內裏的發條，在兩分鐘之內，將箱門開出來。或者用別種方法，他只要用一分鐘，就可開出來了。

他跪了下去，將耳朵緊貼着數目組合版，緩緩的轉着把手。他推測一會，就知道鎖在「日數」上——在某數上。止動機動作時，他銳利的耳鼓，聽那警告的細聲，很是清楚；他換着了關鍵——把手轉動了。他將箱門大開了。

箱內竟是空空如也——空得甚至一片紙屑都沒有。

乾姆斯醫生立起來，走回牀邊。

這垂死的人的眉間，已凝緊了一粒大水珠，不過他的口角眼鋒都含着開頑笑的神氣。

『我永沒有——見過這事，』他說，很苦痛的，『醫藥和——偷盜混合的！你——使那——數目組合給錢麼？——親愛的醫生？』

到了此刻，更可見出乾姆斯醫生的偉大了。他被他的俘虜，很兇惡的恥笑着，使他可笑可恨，但他仍是保持他的尊嚴，並不發怒。他只取出錢來，等這病人斷氣。

『你真是——一個鬼——如此——死要錢。但你已——不能——危及——這錢了，親愛的醫生。錢很穩當。十分穩當。都在——賣票人手裏。二——萬——愛梅的錢。我去跑馬——弄得——一分錢——也不存留。我已是一個很壞的人了，毛賊——對不起——醫生，不過我的運氣也實在不好。我想不到——我還會遇着——你這樣的惡徒，醫生——對不起——毛賊。你們的黨裏，毛賊——給俘虜——對不起——病人，一些喝的水——是不可的麼？』

乾姆斯醫生給了他一些喝的水。他不大能咽下了。藥力的作用，漸漸到了一定緊張的浪度了。不過他將死的罵語上，還要加上一句，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翻案。

『賭棍——醉鬼——浪子——我都做過，不過——一個醫生毛賊！』

醫生對於那種苛刻的笑罵，只有一句話可回答。他俯身看着張特勒漸漸凝凍的目光，將手向那婦人睡着的房門，帶着嚴重清楚的姿勢，指了一下，以致病人用了最後的氣力，將頭微昂一些，去看了一眼。他沒有見着什麼；但他已聽見醫生冷澀的言語——是他最後聽見的聲音：

『我從來還沒有——損及婦人。』

要想去反對這種人是沒用的。因為實在不能將他們放在什麼人中去。他們不是那種說，『他將作這事，』或『他將作那事，』的那一派人。我們只能知道有他們這一種人；只能看着他們，互相傳說他們赤裸裸的動作，正如孩子看着傀儡戲，談說着傀儡戲一般。

但想想這兩個人的事情，却也是一種爲我主義的滑稽研究——一個是殺人犯和賊，作弄着他的苦主；另一個是下流人，抵抗着，也是一個犯法的人，睡在他所摧殘虐待的妻家，一個是虎，一個是狼——想想他們互相憎惡他們的不良，也是如此；各人還誇張着自己的長處，其實都是愈增其醜罷了——說出來，不能示其可敬，非獻醜而何。

乾姆斯醫生回答的一句說話，很可以使張特勒覺得羞慚，因爲這實是一句很厲害的說話。他滿面紅漲着；呼吸停止了，微微的一動，就此嗚呼哀哉了。

剛剛張特勒斷氣，女黑人取藥回來了。乾姆斯醫生將手很溫柔的撫着已閉的眼臉，告訴伊他的結果。伊並不悲哀，只照着伊的習慣，用含糊的鼻音，夾着平常的嘆怨，數說着。

『有這一日的！這是在主的手中。他是惡人的審判官，苦人的扶助者。他要幫助我們了。雪箇付了最後的錢，去買藥，竟是沒用處了。』

『不是說，』乾姆斯醫生問，『張特勒夫人沒有錢麼？』

「錢，先生？你知道什麼事使愛梅小姐如此疲乏而煩惱的？要餓死了，先生。在這屋子裏，一無可吃的東西，三天中只有一些麵包屑敷衍着。一月以前，我那天使，甚至將戒指和錶都賣去了。這座美麗的住宅，先生，其中設備，式式全備的，本是愛梅小姐所得的遺產；他竟想要出租。那個惡鬼——願主恕我——現在他已在你手中受審判了——將各式東西都敗完了。」

醫生的不作聲，使伊更高興說下去。從雪笛破壞不完的獨話中，乃知這是一個欺罔，剛愎，困苦，殘暴，驕侈的故事。在伊的舌端，映出了一幅一幅的故事畫——先是在遠遠的南方，一個合乎理想的家庭；此後就追悔無及的草草結婚；接着就是不快樂的光陰，只有各種錯誤和罪過，後來受着一筆遺產，似乎有些希望過好日子；可是那匹貪狼，一去兩個月，將錢消耗完了，在一個下流的宴會中，被人送了回來。伊說的時候，固然沒有什麼倫次，但這故事一貫的線索，却仍可以尋出——這位老黑人的簡單，忍耐，高尚的愛心，願意隨了伊的女主人，曲折旋繞，走到天盡地絕處的。

伊說完時，醫生才開口問這屋裏有沒有一些威士忌酒，或其他相同的東西。黑老婦人告訴他，在碗櫥架上，還有貪狼留下的半瓶白蘭地酒。

『照我方才吩咐你的作湯罷，』乾姆斯醫生說。『叫起你的女主人來；給伊喝這湯，並告訴伊所有的事情。』

十分鐘以後，張特勒夫人走進來了，由雪笛用臂扶着。自伊睡了，又喝了一些東西以後，樣子要健些了。乾姆斯醫生先已將一張紙，蓋沒牀上死人的面目。

那貴婦將伊悲哀的眼光，帶着驚恐略略向牀上望了一下，就緊緊的撲在忠心的保護者的懷裏了。伊的眼睛，都是乾燥而光明。似乎伊吃苦已够足，不能再吃苦了。淚泉是涸的；覺得已是乾枯，沒有知覺了。

乾姆斯醫生立近藥邊，外套已穿好，帽子和藥箱，都已取在手內了。他的面目很鎮靜——他已看慣人類的痛苦的了。只有他靈活的棕色眼睛，表示出有思想而合乎他職業的同情。

他和氣的，簡單的，告訴伊們，時間已遲了，難於找得幫忙的人了，他自己要出去尋得合式的人來，辦理善後事宜。

『最後還有一件事，』醫生說，指着那門戶大開的保險箱。『你的丈夫，張特勒夫人，最後覺得他自己不能再生於人世了，所以命我去開那保險箱，告訴了我去開的組合數目。你或者還要用這箱子的，所以你可以記好，他的數目是四十一。先向右數轉；然後向左一轉，在四十一上停止了。他雖然知道自己就要斷氣了，還不願意我來驚醒你。』

『在那箱中，他說他放上一些錢——不大多——不過能使你夠足他最後所要求你的事情。那就是請你回到本鄉去，而以後在你日子好過些的時候，求你寬恕他生前所苦待你的種種過誤。』

他指着桌上，那裏有一疊鈔票，和兩堆金圓。

『錢就在那裏——照他所說的——共是八百三十圓。請你留着我的名片，後來或者有

用着我的地方。」

這樣，那死人到底還將伊放在心上的——而且很和愛——在這最後的時候！太遲了！這樣一個謊言，立刻使伊的心動了，方才所有的思想，都已化作煙塵了。伊大哭着「拉勃！拉勃！」伊迴身又埋首到伊忠實的保護人懷裏，涕泗漣漣的哭起來了。此後的歲月中，這殺人犯的假言假行，在覺情的墳上，如發光的小星，使伊得着安慰，而不問他究竟請求過否，使伊肯饒恕他，總是一件好事，可以發人深省的。

伊在黑暗的懷裏，不作聲，得着撫慰了，只如小孩子一般，還有此斷續的抽噎，呻吟的餘聲，最後伊抬頭起來——可是醫生已去了。

## 捨己耘人

「你們幫助別人的人，是能夠幫助自己的！」

——墨范納

這是在阿格亞司佛雷引開司海濱，威聯屈勞德所告訴我的故事，那時我等着葉船安代道船長的小艇來接我上船出洋去。我很不願意離開這時常下午之地。威聯是留在那裏，我們坐在沙灘上，他就將他的小史簡單的告訴了我。

我固然知道已有人將這件事寫出來過的了；但他是用詩句寫的，我是將他放大了，又引

取了他書中的一句，寫在上面，因此我對於那位作者，抱歉一下。

二

「你勿想回到戴圓頂硬氈帽，圍漿粉硬領的地方去麼？」我問他。「你似乎是一個手足靈便，善於動作的人。」我接着說，「我決定我能爲你在美國找到一件適意的職業。」

威聯屈勞德是一個衣衫襤褸，科頭跣足，飲食不週的人，但他已深得着我的歡心，所以我真不忍他在這熱帶地方挨餓。

「我很相信你能够的。」他說，手中漫無意識的撕着一片甘蔗皮。「我相信你能够替我作成許多事。如果每一個人能爲他自己作得和爲別人一般，世界各國就可以存立到幾百年以上，而達到幾千年的久遠了。」

威聯屈勞德的言語裏，似乎頗有些含蓄着的精意。因此我心中又發生了另一個思想。

在乞可披瀑布地方，我有一位哥哥，開着許多工廠——棉花，糖，紙，和別種關於商業的廠。

他是不知風雅的富家翁，但很重視風雅。我家的靈秀之氣，都鍾於我一身。所以我知道雅各哥一定肯聽我一個小小要求的。我想爲威聯屈勞德在他的棉花廠，或糖廠，或紙廠中，要求一個地位，給他二百圓左右一月的薪水。我就本着我的自信，將我的意見告訴了威聯。他已深得我的歡心了，我何忍他如此的落魄。

我們談着的時候，忽然聽見槍聲砰砰的響，大約有四五聲，似乎是放了一排槍。這些聲音，是從這共和國國軍暫駐地那一方方向來的。

「聽見否？」威聯屈勞德說。『待我來告訴你詳情。

『一年以前，我在此地上岸，身邊只剩了一塊錢。今天我囊中也是有這同樣的數目。那時我是一條菓物船上的副廚子；有一天早上，他們毫無憐惜的在此地逐出了我，只因爲我在餐時用乳酪蛋糕塗了正廚子的面。正廚子因爲我錯用了蘿蔔汁代替乳酪，他先踢過我的。

『他們將我從划子裏拋了出來，我就踏着三呎深的海波，走上岸，在棕樹下坐了。過了一

會，有一個面貌紅潤，體態俊雅，穿着潔白衣服的白人，走來坐在我的身旁；不過神氣似乎有什麼嗜好的。

「我早已注意到海灘後有一小村落真是攝取活動影戲的好背景。但我也早已想到這是充滿食人野獸的郊地，我一毫不知道我能否得一些紅蘿蔔或菌類，給我充饑。我剛說過，這位穿著漂亮的朋友，坐在我身旁，我們在一二分鐘間，就成了朋友。我們談了一小時的天，他告訴了我許多事情。

「看他的人，似乎是很有才能而且忠實可信的，既有教育，又曾飽經患難。他告訴了我許多事情。學校將他送了出來，槽坊將他請了進去。我已將他的姓名告訴你否？他叫克立福溫萊。我當時沒有十分清楚他所以逗留在南美洲之故；但我承認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問他會作過藥物船上的副廚子否，他說沒有；這樣就將我推測的思路打斷了。但他的談話，宛如百科全書，似乎古今中外的事物，他沒有不知道的。他帶着一隻銀製的新錶。

「我很喜歡能遇着你，」溫萊說。「我是酒神的信徒，但我的優美本性，是不會因此更變的。」他說——或者和這相彷彿的說話。「我恨，」他說，「看見那些愚人要想運用世界。」

「我永沒有嘗過一滴，」我說，「世上愚人有許多種；照着科學，世界是自為運用的，與我沒有什麼干涉。」

「我剛纔是，」他說，「指着這個共和國的總統說的。他的國家已到了絕境。財庫空虛，又處在和尼加馬拉開戰的危機上，如果此刻不是大熱天，人民早就在各地起革命了。這個國，」溫萊接着說，「已在滅亡的峭壁上。有智識的人，只要用一些必要的命令，就可在一日之間，將他從死域裏挽救出來。高梅士總統完全不知道政治，也沒有政治家的精神的。你知道亞丹斯密否？」

「待我想想看，」我說。「在塔克撒斯省，華次砲臺，有一個獨耳的人，姓斯密，但我想他的名字是——」

「我是指着那位政治經濟家說的，」溫萊說。

「那末一定是司馬直斯密了，」我說。「我所說的這一位，從來沒有進過監牢。」

「溫萊又對於那些蠢如鹿豕，不適宜居高位的人，發了一會乾着急；然後他告訴我，他就要到離開阿格亞司佛雷司開司四哩外，總統的避暑地方去，將運用政治的技術教會他。」

「和我同去，屈勞德，」他說，「我要給你看看有腦子的人所能作的事。」

「果然有些意思麼？」我說。

「穩穩的，」他說，「將二十萬人民的國家，從滅亡中救出來，達到強盛平和的地步。」

「大哉，」我說。「我和你同去便了。我想我現在可以吃得着一些生炒龍蝦了；不過請許我自由，如果有什麼危險的地方，我是不進去的。」

「溫萊和我進了村，他在糖酒店門前停足了。」

「你還有一些錢否？」他問。

「我有，」我說，將我的銀圓取了出來。「我出門時，常常帶足需用的錢的。」

「那末我們喝一會酒罷，」溫萊說。

「我不喝，」我說。「不論什麼黃湯紅水，我都沒份的。這是我剛強之一端。」

「這是我的失敗處，」他說。「你所軟弱的地方是什麼？」

「勤謹，」我立刻說。「我能作苦工，勤儉而有力。」

「我親愛的屈勞德先生，」他說，「我確實可以算很了解你的了，所以我告訴你，你是一個說謊的人。每一個人，必有他獨特所軟弱的地方，正如有他獨特所擅長的地方。現在你請我喝一會酒罷，喝完後，我們再去見高梅士總統。」

### 三

「唔，先生，」屈勞德接着說，「我們走了四哩路，纔到避暑的總統府，道上都是葱鬱的棕樹，鳳尾草，和別種蔽天遮日的喬木。總統府是藍色的，使你想起舞臺上第三幕的佈景來，那是

常和第一幕相同的，你就覺得沒甚特異處。

『房屋和廣場的四週，有鐵欄圍繞着，鐵欄以外，有五十多人在那裏等着。其中有兵官，有擾亂的議員，有穿着金線制服的飯桶，和戴着鑽石和巴拿馬帽子的市民，都是要想見那全國元首的一面的。在房子的前面，我們能見一個焦黃面色的人，正從金碟金盤中，吃着早餐，寫意得很。我想外面的許多人，一定都是來聽他的命令，和請求他事情的，不過都怕闖進去。』

『可是溫萊則不然。門是開着，他就走了進去，一直走到總統的桌前，好似一個人在一角五分一餐的點心店裏，認了一個堂倌老一般的像煞有介事。我也就跟他走了進去，因為我只有七角五分錢了，而且此外也無事可爲。』

『高梅士從椅上立了起來，意思似乎要召喚衛隊長的样子。不過溫萊帶着柔滑的神氣，和他說了幾句話，我們三個人就同坐在桌上了，咖啡，紙煙，點心，憑着一呼百諾的侍僕，都排山的送了進來。』

「溫萊開始他的談話了；可是總統阻止了他。」

「你們兩位美國朋友，」他客氣的說，「請用些點心罷——」或者類乎這樣的說話。他說的英語，比我和你說的都好。「你們已走了許多路，」他說，「但在涼爽的早晨，徒步確是比騎馬更爲有趣。你們喜歡用些什麼東西？」他說。

「糖酒，」溫萊說。

「給我一枝雪茄，」我說。

「唔，先生，他們兩人一談就是一小時，使那些軍官諸人，穿了好的制服，在鐵欄外面老等。我默默吸煙的時候，聽着克立福溫萊將那破碎滅亡的共和國，改成了完固堅實的強國。我因爲不大明瞭國際情形，所以不能十分聽完全他的議論；但他竟能使高梅士先生的注意力，黏着他，釘着他。他取了一枝鉛筆，在細蘇布的桌布上，畫了許多記號，結算和抽釋。他所說的，大概關乎出口稅，進口稅，海關收入，賦稅，條約，預算，租借地，和其他種種政治同政府有關係的事情；

當他說完時，高梅士跳了起來，和他握手，並說他救了這國家和人民。

「你應當得賞賜的，」總統說。

「我可以另外請求一次否，——糖酒？」溫萊說。

「給我雪茄——有深黑色印記的，」我說。

「唔，先生，後來總統用了一部馬車，送我和溫萊回歸我們來的鎮市，那馬車蹩腳不堪，不過在這國中要算最好的了。」

「後來我查出溫萊本來是一個老資格的海盜，在沿海一帶是最能幹的人，但是被糖酒困扼着。我很喜歡他。」

「有一天，我拉他出去散步，離村走了二哩多路，走到一條小江旁的一座舊草棚地方。他坐下來，談着他從書中學來的世上各種智慧，我出其不意，將他掀倒在地，然後從我袋裏取出皮帶，將他的手足縛了起來。」

「定心臥着罷，」我說，「並且想想你生平的困苦和不法罷；臥着想着，直等我再來放你時。」

「在阿格亞司佛雷司開司，有一小舍，其中住着母女二人，女名鐵木娣開立善，很是聰明伶俐，我就到了伊們地方。這女郎的面貌姿態，正如你生平第一次所看見的人一般美麗。在美國，別人或者要稱伊為棕色女子；但伊實在在棕色女子之上——我應當說，伊就是你或者要稱為仙影的那種人。我和伊很熟悉。我曾告訴伊和朋友溫萊的事情。伊給我兩握樹皮——我想這東西叫作『加立沙雅』——和另外一些混和其中的草頭，並告訴我怎樣的做。我就將這些東西煮茶，給溫萊喝，使他許久時候沒有喝糖酒。我一共作了兩個星期。你知道我是喜愛溫萊的。我們都是身無長物的，但鐵木娣每天將山羊皮，芭蕉葉等，送給我們；到了最後，我竟將克立福溫萊的酒癖戒除了。他也完全不想再喝這東西了。每到傍晚風涼的時候，都要坐在鐵木娣母親的小舍屋頂上，吃喝着沒有妨害的東西，像咖啡，米飯，燒蟹等操弄着手風琴。」

『那時高梅士總統已覺得溫萊的建議，正是他所常盼望的良謀妙算了。國家日漸脫離了債窩，府庫裏充滿了銀錢，足可以供他個人的娛樂。人民也日漸每天要睡兩小時午覺了——這是表示富足的最可靠憑證。』

『總統在首都差人來聘請克立福溫萊了，使他為他的私人秘書，每年薪水有秘魯銀二萬圓。是的，先生——這般多。溫萊動身時，謝着我和鐵木娣，不久他就口饜膏梁，住在青雲端裏了。不要忘記了——『加立沙雅』皮混和一些草頭——煮茶喝，每兩小時喝一杯。你自己試試看。這是能打消酒念的。』

『我早已說過，一個人為別人更能比為自己打算得分外週到。溫萊用他的腦筋，已將全國脫離水火，而登於衽席之上了；可是他為自己能作些什麼呢？我並沒有用什麼特別腦筋，不過只有一些普通智識，就將他救出來，成為有用的人了，所以能如此的，只因為我沒有和他一般的弱點——一枝雪茄以外，沒有別事了，謝謝。而——』

屈勞德忽然住口了。我看着他破衣服，和風日侵灼，深深思索的面色。

「卡萊沒有爲你作一些事麼？」我問。

「溫萊，」屈勞德改正的說。「是的，他給我好幾件美事。不過我想我應當離開阿格亞司佛雷司開司；所以我一件都沒有去作。可是我還沒有十分多談到那個女郎——鐵木娣。我們不如談完了伊罷。伊真是世間的尤物——西班牙種的婦人，大概都是如此動人的。如果伊們本住在一個草舍裏的，忽然露着手臂的去了，你覺得如何呢？」

「一日以前，」屈勞德接着說，「伊走到別處去了。我一些也不知道伊往那裏去的。不過——」

「最好你還是回到美國去，」我再申說着。「我能確實應許你，我哥哥一定會給你一個位置，或棉花，或糖，或紙，這幾行中——我不能指定那一種。」

「我想伊和伊母親同回歸，」屈勞德說，「到伊們所由來的山間小村落去了。請告訴我，

你剛纔所說的事情，究竟有幾個錢薪水？」

「啊，」我說時，對於商業實在不甚了解，「我想每月五十圓或一百圓——或者竟是二百圓。」

「豈不有趣，」屈勞德說，將腳趾挖進了沙土，「一個呆笨的馬浪蕩，居然要爲自己作些事情了？我不知道。固然我不想再住在此地了。我是隨便的。不過——唔，我恨不得你已見過那位鐵木娣。每一個人都有弱點的。」

安代道船上的划子，到岸邊來接船長，會計員，和我這個惟一的旅客了。

「我能保證，」我很自信的說，「我哥哥一定能給你七十五塊錢一個月。」

「那末算數，」威廉屈勞德說，「我就——」

可是一個柔妙的呼聲，由光彩閃爍的沙土那邊，送過來了。一個淡黃微紅顏色的女郎，立在那裏叫着。伊是露着手臂的——不過事情如何呢？

「那是伊！威廉屈勞德望着說。『伊已回來了！我謝謝你；可是我不能作你給我的事業了。謝謝，凡事總是一般的。我們不能爲自己作一些小事，而只能爲別人作許多美事，豈不有趣麼？你差不多可以使我聽從你的經濟計劃了；不過我們都是有弱點的。鐵木娣屬於我了。還有！』屈勞德已轉身要離開了，又退回一二步。『我喜歡和你別離時不說什麼再會，』他說。『伊們不聲不響的去了一日，又是不聲不響的來了，真令人又要哭又要笑。握握手罷。這般長久還有，你還記得剛纔我們聽見的槍聲麼？唔，我知道那是什麼事的，不過我沒有早告訴你。這是克立福溫萊綁在石垣之下，被一排兵士在那裏槍斃，因爲他將這國裏的秘密，給了尼加拉共和國。喔，是的，這是糖酒做的事情。他早又故態復萌了。我想我們都有弱點，對自己不能會有什麼幫助的。我的人在那裏等着我了。我固然喜歡做你哥哥的事情，可是——我們都有自己的弱點的。如此長久！』

## 四

一個黑而大的土人，將我背着，從浪間送上了划子。在道上，會計員給我一封信，是他剛纔在阿格亞司佛雷司開司郵局裏爲我取來的。這是我哥哥的信。他請我在紐奧連斯的聖卻爾斯旅館裏，和他相見，並且接受他給我的一個位置——隨便棉花，或糖，或紙，這幾行中揀一行，每年五千圓，作我的薪水。

我到了紐奧連斯，立刻就跑走了——離開聖卻爾斯老遠的，走到平維街一處半明的小屋裏。在那地，從我的半段窗間，時常望着對街的舊而黃的古屋，寫我這篇小說，以購取我的麪包和奶油。

「你們幫助別人的人，能够幫助自己否？」

## 帝之泡影

我在紐約街上走來走去，渴欲見着一個陌生人。因為紐約城裏的人多得了不得，而他們的樣子，卻都是一般的，宛如颶風中的沙粒；你漸漸的就要厭惡他們，像要厭惡常和你在一處的朋友或親屬一般。

我的希望達到了，因為我在百老匯路和第二十九街的轉角處，見了一個矮小的人，他的頭髮像亂蔗，面皮像魚鱗式的胡桃殼，在那裏向着臨時集合的一羣人，出賣一種東西，說有開罐頭，起螺絲，作鈕扣，磨指甲，拔鞋子，充表墜，剝番薯，作不論何人鑰匙圈上的裝飾品，等等的用

場。

一個草包的巡警，衝進衆買主中來了。這位賣主，受慣這種粗暴的干涉了的，所以立刻就收拾了東西，向對面的人羣裏，像黃鼠狼的一溜。羣衆也就像麵包屑上的螞蟻，被驚動了，漫無意緒的四散開去。此時的巡警，什麼都不放在心上，只志得意滿的，立在那裏，將他的棍子亂舞着。我立刻去追到了甘撒斯別而波威爾，捉了他的一臂。

他既不望我一眼，也不放慢一步，而我的手中，忽覺得塞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了。

『甘撒斯別而，我不相信一個老朋友只值這幾個錢，』我說。

他將頭轉了過來，胡桃殼上居然綻裂出笑痕來了。

『還錢來，』他說，『否則我叫巡警來捉你的假冒了。我起先還當你就是巡警。』

『我想和你談談，別而，』我說。『什麼時候你離開烏拉阿麥的雷的麥克格而現在在那

裏？你爲什麼在街上出賣這些小東西？你大角金礦的出產如何？你如何會曬到這個地步？你要

喝些什麼？」

「一年前，」甘撒斯別而很有條理的回答，「在亞立善那開了幾處磨坊。又用匯資去買了許多東西。失敗了。此後就常在熱帶地方皮兒。」

我們就同走到一處食店，像待哺的以利亞，有侍者作我們的烏鴉，來餵飽我們。我要引起別而的敘事精神，這些心底裏的需要，是省不來的。

「是的，」他說，「我記得那匹小牛犢追你的時候，鐵磨地倭的繩就繞上了那匹母牛的角度。你和那匹母牛，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熱帶的地方很遼闊，」我說。「你究竟是在那一部份的呢？」

「沿着中國或祕魯或阿根廷的南面，」甘撒斯別而說。「無論如何，總是在一個大民族之中，老而又進取的。我在那裏三個月。」

「現在你回到了真正的大民族中，一定很高興的了，」我猜測的說。「在紐約人中，一定

更可高興，因為這是世人最進取而獨立的人民，」我接着說，那時這個鄉下人，已吃了百老匯路的食物了，只是呆呆的。

「你喜歡長談否？」別而問。

「有長談否？」我回答。

「有一件愛爾蘭人的趣事，你想聽否？」他問。

「我有一二個鐘頭的閒空，」我說，同時看看餐堂裏的鐘。

「並不是美國人不是大商業國，」別而忽然說。「不過錯處都是那些憑空杜撰小說的人弄出來的。」

「這愛爾蘭人的名字叫什麼？」我問。

「那啤酒是冷透的麼？」他說。

「我看俄國農民還有更大的爆裂哩，」我說。

「他的名字是鮑納歐康諾，別而說。」

我們各人的思路，都是相知有素的，所以經過許多含糊曲折的說話，纔續到甘撒斯別而的故事開始處：

「在西邊的一處餐館裏，我遇到了歐康諾。他請我到他房裏去喝酒，我們在一處，就像一隻狗對着一隻貓。他坐在那裏很是雄偉，脚抵着那一邊牆，背抵着這一邊牆，眼看着一張地圖。在牀上有一柄伸出三尺長的美麗金劍，柄是犀角做的，垂着流蘇。」

「這是什麼？」我說，（因為那時我們已很熟了。）「是逃出來的愛爾蘭毒蛇，作示威游行所用的麼？你們走到那裏由百老匯路向上到第四十二街；然後東向到麥克卡的飯店；然後——」

「坐在面盆架上聽我說，」歐康諾說。「不要瞎談這柄劍。這是我父親在老門斯得所用的。這個地圖，波威爾並沒有指出什麼紀念日的遊行。如果你再看看，你就可知這是人稱南美

洲的大陸地圖，紅紅綠綠，共有十四國，都時常在壓制者的軛下，呻吟宛轉，要求得自由的。」

「我知道的，」我對歐康諾說。「這個意思是很有文字上的來歷的。這是十分錢的雜誌，從「立派次自沙石期到赤道的世界史」裏偷來的。你在這歷史裏，可以隨便挑選什麼。有一連續不斷的故事，講到一個幸運的兵士，叫作歐基夫的，當西班牙的美洲人慘呼自由，和義大利人咒罵的時候，他就作了執政的。我不很相信這是已經有過的事實。你豈不是也在作這同樣的思想麼，鮑納？」我問。

「波威爾，」他說，「你是有教育而又有勇敢的人。」

「豈敢豈敢？」我說。「我家是歷代書香；而我又因生活競爭，卻是有些勇敢的。」

「歐康諾族，」他說，「是戰士族。那裏有我父親的劍；這裏有地圖。懶惰生活是不適合於我的。歐康諾族生來就是統治人的。我必須要作一個帝王。」

「鮑納，」我對他說，「你爲什麼不肯用力推翻國內的慘殺和腐敗，而必要到外國去？」

用什麼好方法，實踐你的慾望，去剷除壓制的暴君？」

「再看這地圖，」他說，「看我用刀所指的那一國。這是我已選定要用我父親的劍，去幫助他們推翻壓制的。」

「我知道了，」我說。「就是那青色的一國，所以能激起你的熱心，就是那最小的一國，所以使你如此決定。」

「你責備我卑怯麼？」鮑納說時面皮紅了。

「沒有，」我說，「單鎗匹馬去開創國家的人，那還可以稱他爲卑怯。所能責備你的，除非你用篡竊和摹仿。如果霍伯和羅斯福都容你去的，此外就沒有人有權可以阻止你了。」

「我現在不是說什麼笑話，」歐康諾說。「我已有一千五百塊錢的現款，去實行我的計劃。我已很中意你了。你願意加入這大事業否？」

「我現在是沒事做，」我告訴他；「不過叫我如何加入呢？鼓吹他們擾亂的時候，我不是

要吃飯的麼？還是等你得國之後，請我做個軍事總長纔得着報酬呢？是否有錢給我的，還只是空口說白話？」

「我當代付各種費用，」歐康諾說。「我需要我能信託的人。如果我們成功了，你可隨意挑選什麼官職，政府都可照辦給你的。」

「那末就此算數，」我說。「現在先和你訂約，我只要你委任我作大理院長，我不要再有總統一樣高的位置。那國裏攻擊總統的大礮，很是厲害。你可以將我作為被僱的人員了。」

「兩星期之後，歐康諾和我乘了小汽船，到那小而青，已被定罪的國裏去。我們在路上共是三星期。歐康諾說一切計劃他都已預先準備好了；不過領兵的元帥是誰，他還是瞞着他的軍隊和閣員的，只對人家說叫作威聯梯波威爾。三塊錢一天是我去幫他將那未經開關的蠻國，從幽暗裏解放出來的代價。每星期六的晚上，我在船上正立如軍士，然後歐康諾將二十一塊錢給了我。」

「我們所到的地方，照他們告訴我的，叫作高雅骨立塔。」不適合我的，我說。「我說的時候，只會稱他爲黑代里，或湯金斯維或櫻樹角。在拼法說來，這是應當如此改正的。」

「不過這地方當我們航到時，從海灣裏看起來，是很美觀的。遠望是白的，有青的邊緣，當浪花濺潑沙上時，又像裙幅上鑲了細緻摺皺的花邊。看起來很有帶着柔和的熱帶色彩，比了在長島鐵路待車室裏的浪康郭麥湖風景片，更是動人。」

「我們經過了驗疫和海關檢查的煩瑣；然後歐康諾領我進了一個小小的土塊造成的屋，這屋在「聖徒大街」上。屋寬十呎，其中香草屑和雪茄頭，卻積到齊膝。」

「霍立根小巷，」是我給那條街取的名。

「這是我們的總機關，」歐康諾說。在此地的支部職員，童佛奈多板乞哥，爲我們準備的。」

「在那個屋子裏，歐康諾和我就設了革命的總機關。在前半室裏，有些遮掩耳目的東西，例如菓品，六絃琴，和一張桌子，上面放了一具海螺壳。在後半室裏，有歐康諾的寫字檯，和大玻

璃鏡，和捲在草蓆裏的劍。我們睡的是用鉤掛在壁上的吊牀；吃飯是在鷹格爾旅館裏，是德國主人開的美國式店，用的中國廚子和甘散斯城的餐桌。

「看起來似乎歐康諾預先確有一些有條理的計劃的。他寫了許多信；每隔一、二天，總有本地的支部職員，到總部來，關在後半室裏，和歐康諾同着舌人在一處，過了半小時纔出來。我注意他們進去的時候，每人總吸着八吋長的雪茄，態度安閒得很；不過他們出來的時候，大概總是一面摺疊着十塊錢或二十塊錢的鈔票，一面刻毒的咒罵政府。

「自我們到高雅約一月以來，有一天晚上，我和歐康諾同坐在室外，吃喝着糠漿，冰水，和香櫞，以消遣時光，我對他說：

「請你原諒我問你一個問題，我是很熱心的，但是不知道我現在做的究竟是什麼——你得國的計劃是什麼？你想要流血否？還是你想要收買多數的選舉票，在選舉場裏安富尊榮的達到目的？」

「波威爾，」他說，「你真是一個很好的小脚色，在一切事情定妥以後，我要重重的用你。但你了解治國術。現在我們週密的計劃，正如不可見的鐵爪，緊扼着暴君加特拉司的咽喉了。在這國內，每一城市都有我們的支部，正在努力進行着。自由黨一定能得勝的。在我們的密冊上，有許多和我們表同情的人名，只要輕輕一下，就可將國家的行政勢力打破。」

「誰作成這事的，」歐康諾接着說。「舍我其誰。我已指揮一切。我們來時時機已成熟了，所以我的支部人員來叫我。人民在橫征暴斂的重轆之下，都在怨聲載道。他們發動的時候，誰作他們最合式的領袖呢？除我以外，還有旁的人麼？這不過是昨日事，就是柴台司，是我們在杜拉奈省裏的代表，告訴我，人民已私下稱我爲『自由之門』了，照西班牙情形說來，這就是稱我爲『與人自由者。』」

「柴台司是否就是黑色的老阿士得族人，圍着紙領，着著骯髒的布鞋的？」我問。

「就是他，」歐康諾說。

「我見他出來時，將一些黃紙背的東西，塞進他的背心袋裏去。」我說。「或者，」我說，「他們會稱你爲自由之門，但他們看你更像銀行的後門。我看前途有危險哩。」

「這固然要費錢的。」歐康諾說；「不過在一月之內，我們就可將這國得到手了。」

「每天晚上，我們在市場閒步，總聽見樂隊的演奏，攪和着人民刺耳可厭的娛樂。那裏有十三部上流社會的車子，大半都是舊式的四輪車，就像阿而班馬密里其維城的知事，在平民院開幕日所乘坐的一般。他們繞了市場中心已涸的噴泉，旋轉不休，並常將他們高頂的緞帽，帶起來招呼朋友。平民都赤了足，跟着走，口裏吞雲吐霧，呼吸着壁支堡富翁在貴婦日於他的俱樂部裏所吸不着的乾煙。在全體人中看起來，最偉大的，就是鮑納歐康諾。他穿着第五條大街的衣服，立起來有六呎二吋高，有鷹的眼，和翹到耳邊的黑鬚。他生來就是人類的統治者，和君王，和英雄，和亂黨。我看起來，似乎各人的眼睛，都射在歐康諾身上，在那裏的每一婦人都愛他，每一男人都畏他。有一二次，我看看他，也想想比達到他這次目的，更有趣的事情；我自己就

覺得好像已是南美洲的名人了。此後我仍穩定了心神，使我的理想再和平常一般，注視到每星期六晚上給我的二十一塊錢美金。

「注意，」我們走時，歐康諾對我說，「衆人留心他們受壓制和憂鬱的神氣。你不能看出他們已等着反抗麼？你不是想他們都懷着怨毒麼？」

「我不如此想，」我說。「也不相信如此。我到現在纔了解這些人。他們面上不快的時候，正是他們的自得其樂。他們覺得真正不快，他們就入睡鄉了。他們不是能從事革命的人民。」

「他們要緊集在我們旗幟之下，」歐康諾說。「只要信號一發，在這城裏就能有三千人，立刻起來，執戈相從。那是我能十分確定的。不過各事現在都是祕密的。我們一定不會失敗。」

「在霍立根小巷，就是我稱呼我們總機關所在的那條街上，有一行低平的，土塊造成蓋着紅瓦的小屋，此外還有些充滿印第安人和狗的草舍，還有一座二層樓的木屋，有低低的小露臺。那是領兵官鄧拔魯將軍的住所。對街有一私家住宅，造得宛如烘竈又如摺牀。有一天歐

康諾和我正從這房子門首的階上走過，有一朵大大的紅玫瑰，從窗裏飛了出來。歐康諾走在前面，就拾了起來，緊緊的壓在第五根肋骨上，然後鞠躬到地。天哪，這位先生真是富有愛爾蘭古奇士的戲劇色彩的。我想像中看着有一對小兒女，穿着白緞衣裳，要跳到他的肩上去，當他緊緊抱着他們跳舞而唱着：「睡呀，小寶貝，睡呀。」的時候。

「我走過窗洞時，我向內射了一眼，看見有白白的衣裳，和一雙大的光華閃閃的黑眼睛，和花網面幕之下潔白放光的牙齒。

「我們回到居所後，歐康諾只是在地板上走來走去，捻着他的髭鬚。

「你見伊的眼睛否，波威爾？」他問我。

「我見的，」我說，「而且我更能見得比那個多些。這都是照着那部小說書出來的。我知道有一件東西失掉了。就是戀愛的趣味。在那部小說的第七章裏，鼓動那游冶兒愛爾蘭冒險家的是什麼？那當然是戀愛了，——戀愛是使帽兒落地的。現在我們已有夜色的眼睛，和從窗

間飛出來的玫瑰了。此後是什麼呢？地道——阻止的信——營裏的奸細——拋入地牢裏的英雄——小姐的祕密路——然後大爆裂——在市場上的打仗——和——」

「不要作呆子，」歐康諾插進來說。「伊是我世上惟一的婦人，波威爾。歐康諾族人很會戀愛，正和他們的打仗一般。我領我的人起事時，我要將那玫瑰戴在心上。因為要打好好的仗，必須要有個婦人來作原動力的。」

「不論何時，」我說，「你都可以如此作。只有一件事很使我煩惱。在那小說中，那位英雄的輕髮朋友，總是遇着危險的。你想想你所讀的，就可知我的不錯。我想我要在開戰前，逃到胡桃斑的酒壘裏去。」

「我如何能尋得伊的名字呢？」歐康諾將手捧了下頰的說。

「你爲什麼不走過街去問伊呢？」我說。

「你一些不想想人生要事的麼？」歐康諾說時向我望着，宛如一位校長先生。

「或者也可以說伊那玫瑰是給我的，」我說後，嘴唇吹着西班牙的跳舞曲。

「他笑了，這是我認識他以來的第一次。他立了起來，嚷着拍着他的膝蓋，並且靠了牆壁，以致他肺裏的聲音，震得屋瓦支支格格的響。他走進後半室去，在鏡子裏看看自己，又重新大笑而特笑。然後他再看着我，自言自語。凡是你想到一個愛爾蘭人有高興時，請你就注意他。他從那天以後，就不知不覺的演着言過其實的喜劇。」

「明天下午，他帶了得勝的笑容，走了進來，從他袋裏取出了一些捲着的東西。」

「好偉大呀！」我說。「這個有些像在本國。那混合的紫銅，今天怎樣？」

「我已得着伊的名字了，」歐康諾說，然後他讀着下列的聲音：「唐娜，伊沙伯，安東尼亞，因內士，羅立塔，開里拉司，還波恩開明納司，還芒得李昂。伊和母親同住着，」歐康諾解釋的說。

「伊父親在上次革命中被殺死了，伊一定和我們的舉動表同情的。」

「一些也不錯，明天伊將一小束的玫瑰，投過街，落到我們門裏來了。歐康諾急急的拾了。」

起來，看見有一些紙，捲在花梗上，上面寫着一些西班牙文。他就拉了舌人，請他繙譯。舌人搔搔他的頭，繙成了三句說話：「幸運已得着一個戰士了；」「幸運看起來好像一個勇士」和「幸運贊助勇士。」我們就用錢在末一句上。

「你明白否？」歐康諾說。「伊要鼓勵我，用武力去拯救伊的國家。」

「我看起來，這似乎是招赴晚餐的請帖，」我說。

「此後這位小姐，每天坐在有格子的窗後，丟一兩個花束過來。歐康諾走來走去，像一頭大雄鷄，挺起了胸膛，呼吸着重氣，向我立誓說，一定要用兩臂的工夫，和在血染的沙場上，所作的大功績，來贏得伊。」

「過了些時，革命的機會已正成熟了。有一天，歐康諾領我進了後半室，盡情的告訴了我。」  
「波威爾，」他說，「一星期後的今天十二時，就要動手起事了。這事一定已使你高興快樂了，因為你還沒有想到一個有勇敢有智慧有尊貴的人，成功這事何等的容易，而此人非別，

就是我。歐康諾族，」他說，「已統治過全世界的人類和國家。要屈伏這區區彈丸的小國，真是不費吹灰之力。你看這些人何等的渺小，像侏儒。我一隻手就能打他們四個人。」

「不錯，」我說。「但你能打六個人否？並且如果他們集成了十七個人來攻你呢？」

「你聽着，」歐康諾說，「有什麼事發生便了。下星期二的日中，在這國內各地，將有二萬五千個愛國的人，投袂而起。政府要弄得毫無準備，措手不及。公共官廳要被佔據，正式軍隊要作俘虜，而新政府就要成立起來。在京城裏，事情就不容易些，因為大半的軍隊，都駐紮在那裏。他們要往總統府，和設備週至的各政府機關裏去預備抵抗。但起事的那一天，凡各地已得手

的軍隊，都要同時攻向京城去。事情已如此好好的安排定了，我們決不會失敗的。我自己要率領從此地出發的軍隊。新總統是挨司巴台司，是現政府的財政總長。」

「你得些什麼呢？」我問。

「這是奇怪的，」歐康諾笑嘻嘻的說，「如果我沒有充滿各事物的銀盤容我揀選我所

悅意的。我已作一切計劃的主動者了，開戰時，我想我一定不會落後的。偷運軍火到這國內給我們軍隊的是誰呢？我不是在動身前和一個紐約公司辦妥這事的麼？我們的財政部告訴我，一月以前，已有二萬枝來復鎗，運到一處祕密的海岸，分給各地了。我告訴你，波威爾，我們已操勝算了。」

「唔，那種談話，使我對於這愛爾蘭紳士，有幸運的軍士，所抱的不成功的杞憂，丟向爪哇國去了。看起來那些作愛國運動的人，已將這事處置得很有條理的了。我用更大的尊敬，仰看着歐康諾，並且預擬我作了軍事總長，穿着些何種制服。」

「星期二，革命開始的日子，已照着預計表來了。歐康諾已確定一種起事的信號了。在海灘上，近國家貨棧地方，有一尊老礮。這礮已祕密的裝好火藥，只等十二點鐘一到，就要開放。那時革命黨要立刻取了他們藏好的器械，攻擊營中的正式軍隊，而佔據海關和各種公產公物。」

「這一上午，我的神經很是刺促不寧。將近十一點，歐康諾也很奮興，充滿着殺人的精神。」

他掛起了他父親的劍，在後半室裏走來走去，像一隻關在動物園裏的獅子，只吃些包穀，而感受煩惱。我吸了兩打雪茄，決定我的制服褲上用黃的條子。

「十一點半時，歐康諾叫我到街上去看看，有無一些發動的影響。十五分鐘後，我就回來了。」

「你聽見些什麼？」他問。

「我聽見的，」我說。「起先我想是鼓聲。但到底不是，卻是鼾聲。全城的人都睡熟了。」

「歐康諾將表取了出來。」

「都是呆子，」他說。「他們起事的時候，卻正是大家睡熟的時候。但大礮要驚醒他們。各事都會停妥的，信賴着就是了。」

「剛已十二點，我們聽見大礮的聲音了——蓬——將全市都震動了。」

「歐康諾將劍從鞘裏輕移了一下，就跳出了門。我走到門口，立在門內看着。」

「百姓都將頭探出了門間和窗間。不過全體看來，景象很是安靜。」

「鄧拔魯將軍，從他的住宅裏，緩步的走了出來，手中執着一柄五呎長的刀。他戴着高聳有羽毛的帽子，穿着有繡金帶和金鈕扣的軍服。一隻橡皮靴，一隻無跟的拖鞋，就此完成了他的戎裝。」

「這位將軍已聽見大礮了，他喘着下了階石，向軍營走去，二百磅的身體，走得非常顛踉蹌蹌，在他還以為快極了。」

「歐康諾看見他了，就狂呼一聲，抽出了他父親的寶劍，衝過了街，攻擊他的敵人。」

「就在街心，他和那位將軍，實演了一回打鐵和殺豬的把戲。火星從他們的鋒鏃上迸出來，將軍號呼着，歐康諾叫喊着，他本族的戰聲。」

「將軍的刀折為兩截了；他一面逃，一面每跳一步的喊着，「警察。」歐康諾追上去，充滿着殺人魔君的衝動，又是給他重重一下，用了家傳寶劍，將將軍衣紐都削去了。在轉角處，有五

個赤足的警察，著着綿布汗衫，戴着草帽，都向歐康諾進攻，就捉住了他。

「他們帶着他，走過了簇新的革命總機關門前，然後送他入獄去。我立在門內。每一警察，執着他的一手一足，將他的背，拖着草地走，宛如一頭甲魚，他們停過兩次，有一老警察，吸着雪茄，替代了別人。當他們走過時，這位幸運之勇士，將頭轉過來，看了我一下。我面孔紅紅的，又點了另外一枝雪茄。這事既過，十二點十分時，大家又重新睡熟了。」

「下午，舌人進來了，將手放在我們平常放冰水，大而又紅的罐頭上，笑嘻嘻的。」

「送冰的人今天沒有來，」我說。「外面有些什麼事情，山菊？」

「唉，是的，」這位黃面孔的舌人說。「他們剛剛告訴我，歐康諾先生去攻打鄧拔魯將軍，很是不好。是的，鄧拔魯將軍是大勇士，和大偉人。」

「他們將要如何處置歐康諾君？」我問。

「我剛剛和審判官說過，」山菊說。「他告訴我一個美國人要想殺死鄧拔魯將軍，乃是

最大的罪名。他說他們要監禁歐康諾先生六個月；然後定他的罪，將他用鎗打死。很可惜。」

「現在革命固已失敗了，但你的意見究屬如何？」我問。

「喔，」山菊說，「我想天氣太熱，不適宜於革命。在冬天革命要好些。或者明年冬天可以如此。你想對否？」

「不過大礮已放過了，」我說。「信號已發過了。」

「那個大聲音麼？」山菊說時，勉強笑着。乃是冰廠裏的汽鍋放出來的聲音——蓬！驚醒大家的好夢。真很可惜。沒有冰。這樣的大熱天。」

「大約日落時，我走到牢前，他們許我隔着柵欄和歐康諾說話。」

「消息如何，波威爾？」他說。「我們已得着全城否？這一下午，我常等着來釋放我出來的軍隊。我沒有聽見一些鎗礮。京城裏已有一些信息來否？」

「安靜些，鮑納，」我說。「我想計劃已改變了。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談。你還有一些錢否？」

「我沒有了，」歐康諾說。「最後一塊錢，昨天已付了旅館裏飯賬了。我們的軍隊，佔據着海關否？那地方應當有充切的公款。」

「將你心思離開了打仗罷，」我說。「我已問過人家了。從今天起，六個月之後，你要爲了攻擊人被鎗斃了。我是準備着再作苦工，飄泊五十年了。你作囚犯時，他們所能供給你的，只有水。你須倚賴你的朋友，纔能得食。我要盡我力之所能以助你。」

「我離開了他，在他的舊外衣袋裏，找到了一枚智利銀洋。我給他一些油煎魚，和米飯，作爲他的晚餐。明天早上，我走到一處湖濱，喝了一飽水，然後再回到牢前。歐康諾的眼裏，正擬着麥酒店裏肉排的虛形。」

「鮑納，」我說，「我已得着一磅最好的水。這是世上最偉大，最香甜，最純潔的水。只要你說一聲，我就去爲你取一桶來，你可以將這政府裏的污水，棄之窗外。我爲朋友，願盡我力之所能。」

「已到這個地步了？」歐康諾說時，在獄中怒得跳上跳下。「我竟要先餓死了再被鎗斃麼？我出來以後，我要使那些奸人，嘗嘗我歐康諾族人的手段。」後來他走到柵欄前，稍柔和些說着。「唐娜伊沙伯地方，沒有一些消息麼？」他問。「雖然全世的人都沒有希望了。」他說，「我總信託伊一雙美目的。伊必有方法使我得着釋放的。你想你能和伊通個消息麼？只要伊一句話，——甚至一朵玫瑰，也可以使我的憂愁減輕些。不過除了美妙的措辭以外，不要給伊知曉些別的什麼，波威爾。這些高貴的人，都是神經銳敏而驕傲的。」

「說得好，鮑納。」我說。「你已給我一個思想了。我後來告訴你。有些事情，我們必須趕緊去做，否則我們兩人都要餓死了。」

「我走出去，到了霍立根小巷，然後再到街的對面。當我走過唐娜伊沙伯的窗洞時，玫瑰花又和平常一般，飛了出來，直打到我的耳上。」

「門是開着，我就脫了帽，走了進去。裏面不大明亮，但見伊坐在窗下的搖椅裏，吸着一枝

黑雪茄煙。我走近些，我看出伊將近三十九歲了，還沒有見過什麼世面。我在伊的椅臂上，坐下來，將伊口中的雪茄抽了出來，然後偷接了一個吻。

「喂！伊士，」我說。「請原諒我沒有照着平常的習慣，不過我覺得我已和你熟識一個月了。你是誰人的伊士？」

「伊在面幕之下，將頭縮了一下，又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我想伊要叫起來了，但伊的神氣雖如此，伊說的只是：『我喜歡美國人。』」

「當伊一說這話時，我就知道歐康諾和我就可在日落以前，執着刀叉等候了。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伊旁邊，半小時之內，我們已訂婚了。然後我取了帽子，說我必須出去一刻兒。」

「你回來否？」伊士說時很驚慌。

「我出去請牧師，」我說。「二十分鐘就回來了。我們即刻就結婚。你喜歡否？」

「今天就結婚？」伊士說。「好極了！」

「我走到海灘邊，美國領事的小舍地方。他是一個老人，有八十二磅重，喝的濃酒，有五呎十一吋高，一身古氣。他在那裏和一個著白衣的印度橡皮商人著棋。

「對不住，驚吵你們，」我說，「你能告訴我一個人要速速得着結婚的方法否？」

「領事立了起來，用手彈着檯子。

「一二年前，我相信我有執照，許我可以爲人家行結婚禮的，」他說。「待我尋尋看，並且

——

「我執着他的手臂。

「勿必去尋了，」我說。「婚姻是碰運氣的。我算你有那執照就是了。」

「領事就和我走回了霍立根小巷。伊士去請伊的母親進來，但那位老太太，正在後面捉小鷄，說讓伊不到罷。我們就同立了起來，領事爲我們行了結婚禮。

「那一晚，波威爾夫人作了一頓大晚餐，有清燉的山羊，烘的香蕉，調和的紅椒和咖啡。此

後我坐在前窗下的搖椅裏，伊坐在地板上，弄着六絃琴，照着伊所應當快樂的快樂着，因為伊居然已是波威爾夫人了。

「忽然我立刻跳了起來。我已完全忘卻歐康諾了。我請求伊士預備一些東西給他去吃。」

「那位長大難看的人，」伊士說。「不過算數就是了——他是你的朋友。」

「我在瓶裏花束中，取出了一朵玫瑰，放在食物籃中，到牢獄裏去。歐康諾吃得像一匹餓狼。然後他用香蕉皮，揩了嘴臉，並說：「你還沒有從童娜伊沙伯地方聽見一些消息麼？」

「莫響，」我說時，將玫瑰花偷偷的從柵欄中塞了過去。「伊送你這個伊鼓勵你奮發些。日暮時，有兩個幕面的人，將這東西放在荒墟的橘叢中的。你喜歡吃那羊肉丁否。鮑納？」

「歐康諾將玫瑰緊緊的放在唇邊。」

「這個比了世上給我的任何食物都寶貴，」他說。「不過晚餐亦很佳美。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我在城外得來的，」我告訴他。「你安居着。如有可以爲力之處，我一定効勞。」

「事情就這樣的過了數星期，伊士真是一位大烹調家；如果伊的爲人稍爲好一些，吸的煙味不要常如此惡劣，我們或者已成了真正的夫婦了。但時光如流水的飛過去，我漸漸的起了要看見一位真正的貴婦，在街車裏立在我面前的渴念。我所以留在這個無意識地方的緣故，總只爲了我不能走，我想沒有什麼比留在這裏送歐康諾的終更緊要的了。」

「有一天，我們舊用的舌人，又來了，吸了一點鐘的煙，然後說審判官叫他來召我去見面的。我到了審判官的辦公處，地在郊外小山上的檸檬叢樹中；在那裏使我吃了一驚。我以爲我所要見的人，一定也是肉桂色的面皮，穿着絆腳鞋，帶着高帽的。但我所見的，乃是一位很風雅的紳士，微暗的面色，坐在皮椅裏，飲着酒，讀者華德夫人的書。我得了伊士的幫助，已有一些西班牙的文字，偷運到我腦子裏來了，我就用那地的土話，說了幾句話。」

「唔，波威爾先生，請坐，」他說。「我在貴國的大學和法學院，共有八年。請喝一杯。要檸檬

否？」

「我們就此相得甚歡。約在半小時之內，我告訴了我許多許多的故事。最後他對我說：

「我差人來請你，波威爾先生，不是爲別的，乃使你知道你現在可以救着你的朋友歐康諾。固然我們應當懲罰他，因爲他無端的襲擊鄧拔魯將軍。現在已安排好，明天晚上，他就可以得着釋放了。你和他都要被送到菓船航海者的上面去，一直到紐約，這船現在海灣內。你可以準備起來了。」

「等一下，審判官，我說：「那革命——」

「審判官向椅背一靠，狂笑起來了。

「那個麼，」他說，「那不過是此地一班頑童和商店裏的學徒，所做的一些小小兒戲。全城裏那一個不在那裏哈哈大笑。他們和歐康諾作同黨共謀的人，不過想騙得歐康諾的錢而已。這事真好有趣。」

「正是如此，」我說。「我是完全經着這回把戲的。如果你老人家不見怪，我要再喝一杯了。」

「明天傍晚時，有兩個兵，將歐康諾帶到了海灘邊，那時我在椰子樹下面等着。」

「莫響，」我在他耳邊說：「童娜伊沙伯爲我們設法逃走的。莫作一聲。」

「他們將我們二人，用小舟載到那小汽船上，菜油和骨燐的氣味，很是難聞。」

「我們開船時，正當豐滿的熱帶明月向上升起。歐康諾倚在船後欄杆上，默默無言，悵望着高雅——」

「他手裏執着紅玫瑰。」

「伊要等着我，」我聽見他說。「像伊的眼睛，決不會欺騙人的。我要再見伊的。不忠的奸人，決不能屈伏歐康諾到永久的。」

「你說得好像還有一些下文，」我說。「但在第二卷裏，請除去輕髮的友人擔負那在土

牢裏的英雄飲食責任的一部份。」

「這樣的回想着，我們就此回轉了紐約。」

甘撒斯別而波威爾講畢後，大家沉默了一會，只有街車的聲音，來破了一些寂靜。

「歐康諾究竟再回到那地否？」我問。

「他達到他的心願了，」別而說，「你能再走過兩層房子否？我要指給你看。」

他領我向東，踏着一部扶梯下去，這梯上面，蓋着奇形如寶塔的建築物。牆上柱上，都是各種記號和圖畫，證明我們已在地下鐵道的中央火車站了。千百的人，都在中路的月臺上。

有一部特別快車向城裏行去。其中充滿了人。此外更有較大的人羣，爭着去乘這車。

高出衆人頭上的，有一位壯身闊肩，富於運動精神的人，躍入擁擠的人羣中去了。他一隻臂膊所碰到的，不論男女衆人，都被他彈出去，他一直走到車門前。

有時候，有些旅客，爲了自尊心，怪他不開口，只會如此莽衝；但他只有魁梧其偉，穿着藍制

服的身材，和兇狠無比，閃閃發光的巨目，和像腿一般粗大，預備衝撞的臂膊以外，他的嘴唇就如膠住的一般，不發一言。

火車的座位滿了時，他就對那些或者注視他，和尊敬他有不可抵抗的文才的人，顯出他真是一個統治人類的帝王。他用他的膝，他的肘，他的肩，和他無敵的腳，進行着，衝擊着，碰砸着，跳躍着，踢着，推着，將過剩的旅客，都擯之車門之外。然後轆轤的車聲，在諸不幸人所發的哀嘆，號呼，祈禱，咒罵，各聲之中，漸漸沉去，快車風馳電掣的去了。

「那就是他。他不是一個奇人麼？」甘撒斯別而很尊敬的說。「那個熱帶國，不是適宜於他的地方。我希望威名的大旅行家，著作家，戰地通信員，排戲家，李區蒙霍伯生台維斯能現在得見此人。歐康諾是應該被編成戲劇的。」



■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 歐 洲 最 近 文 藝 思 潮 一 冊 三 角

張伯符著 此書共分五大章(一)歐  
洲最近文藝思潮的源流(二)羅曼主  
義的消長(三)寫實主義的運動(四)  
新羅曼主義之諸相(五)改造期之文  
藝思潮每章又分數段將歐洲最近文  
藝的思潮詳論無遺

## 古 畫 微 一 冊 一 角 五 分

黃賓虹編 本書述古今繪畫之源流  
論昔人之精神微妙並舉古今繪畫名  
家述其天資學歷足以轉移末俗振飭  
浮靡為研究國粹者所必讀之書

## 時 代 之 花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葉勁風著 此書係一九二三年創作  
短篇小說共八篇(一)時代之花(二)  
北京的石頭(三)家庭之一幕(四)暗  
示(五)父親之墓(六)魂游(七)我們  
的國旗(八)憐人先由小說世界登載  
旋經原作者細心校閱一過彙本印行

## 午 夜 角 聲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葉勁風著 內含小說十篇(一)罪痕  
(二)誘惑(三)仁術(四)午夜角聲(五)  
撫州的一夜(六)租界(七)新墳  
(八)犧牲者誰(九)冬之一夜(十)一  
個靈魂的價值均為葉君一九二三年  
的創作曾在小說世界中發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 定價五角

書述英國貴族流落荒島夫妻死後遺一嬰兒爲人猿抱去喂養嬰兒長大名爲太山能徒手與獅象搏後爲人猿之王時漸悟自己爲人類讀書習字時一英國博士攜其親女來該島考古經過無數奇情怪事太山卒回英國醫爵與博士之女成婚

還鄉記

曹梁廈譯 二冊 定價五角

此爲野人記之二編述太山回英國後因恐破壞琴痕姻緣故將財產勦爵讓與格萊頓至法國訪友邂逅古特子爵夫人因奸人播弄與子爵決鬪幸未死適法政府欲派人至斐洲偵察祕案太山乃應命而往歷盡無數風險卒與琴痕成婚情節極爲離奇

荒服鴻飛記

二冊 定價五角

愈天遊譯 此書述一英國女子隨父經商俄國父死女子親美爲俄紅黨所逼遇大俠吳德溥與紅黨首領蘇琪奮力死戰歷盡辛苦卒將女子送歸英倫

荒服鴻飛記續

續 五冊 八角

愈天遊譯 本編計分五卷(一)滄海求珠(二)虛堂伏甲(三)賴德尋盟(四)大那甲古(五)荒服鴻飛每卷各自起落而五卷又共成一大起落情節曲折離奇對於回族民性風俗描寫至爲周到

小世界叢刊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歐亨利  
譯述者 絲環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Story World Series  
( THE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

By

O. Henry

Translated by

Szu Huan

1st ed., June, 1928

Price: \$0.2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一  
一  
九  
四  
毛

